

※書目文獻※

研究陳廷焯之重要文本—— 《白雨齋詞存》與《白雨齋詩鈔》

林玫儀*

壹、緒論

一、陳廷焯詞論研究的回顧

陳廷焯是晚清極為重要的詞論家，所著《白雨齋詞話》繼承常州詞派薪傳，提出以〈風〉、〈騷〉為體，以沉鬱為用之說¹。由於所論多能深中肯綮，更能訂補張惠言理論之漏洞，向來被視為闡揚常派理論之一大鉅著，陳氏更被稱為常派繼周濟以後的一大功臣，於近百年詞學理論史影響極大。此書與《蕙風詞話》、《人間詞話》並稱晚清三大詞話，研究者眾。然而在九十年代以前，研究者大抵使用八卷本《白雨齋詞話》（以下或逕稱「八卷本」）²；此後陳氏手稿由其後人捐出，為研究陳氏詞學理論提供大批寶貴資料，研究方向遂有所創新。

先是屈興國根據手稿，撰成《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³，具體介紹十卷本之《白雨齋詞話》，並對文本加以校注。隔年，十卷本《白雨齋詞話》及《詞則》亦

* 林玫儀，本所研究員。

¹ 《白雨齋詞話·自序》云：「本諸〈風〉、〈騷〉，正其性情，溫柔以為體，沉鬱以為用。」數語可謂陳氏論詞之大旨。由於《詩》教溫柔敦厚，《楚辭》忠愛纏綿，苟能本諸〈風〉、〈騷〉，其情自正，其體自厚。「風騷」是體，「沉鬱」是用。其理論架構之本質，即是常州詞派之「寄託說」，不過常派只是引〈風〉、〈騷〉以自重，陳氏則進一步以〈風〉、〈騷〉為本原，主張「無寄託」之外尚須出諸沉鬱、再求忠厚纏綿。詳見拙著《晚清詞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9年）第六章〈陳廷焯〉。

² 此本目前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最為通行。為方便核對，以下凡引用八卷本，均注明《詞話叢編》本之頁碼。

³ 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

得以景印行世⁴。二書均為稿本，前者尚保留刪訂痕跡，非但得以窺見原作全貌，亦可據此尋繹由十卷本變為八卷本之過程。後者包括《大雅》、《放歌》、《閑情》、《別調》四集，凡二十四卷，計選詞二千三百六十首，上有眉批，旁加圈識。此書編成於光緒十六年(1890)，前此從未付梓，僅於《白雨齋詞話》見錄其書名及序文，故世罕有知之者。

除此之外，陳廷焯尚有《雲韶集》傳世。此書編於同治十三年(1874)，共選詞三千四百三十四首，上有眉批，旁加朱墨圈點，集前並撮其要旨為《詞壇叢話》，乃是陳氏早年論詞之作。此書於一九三〇年前後，由陳氏長子捐贈南京國學圖書館，至今尚未印行。屈興國抄錄《詞壇叢話》一〇六則，附刊於《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書後⁵，並於該書注語中摘引《雲韶集》眉批五百二十餘則，雖非全豹，亦可窺見陳氏早年論詞觀點，對資料之整理與傳布，功不可沒。

筆者於一九七九年撰述《晚清詞論研究》，陳廷焯乃所論八家之一；新出資料行世後，世人方知陳氏早歲論詞，竟以浙西詞派為宗，其前後期觀點南轅北轍，大相逕庭。筆者據此續作研究，於一九八六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中，發表〈新出資料對陳廷焯詞論之證補〉一文⁶，其要旨即在探究陳氏詞學思想發展之脈絡。首先考定十卷本《白雨齋詞話》（以下或逕稱「稿本」）與八卷本之關係，繼而說明《雲韶集》、《詞則》二書概況以及諸書關聯，據此梳理陳氏詞論衍化之軌跡，並析論其前後期詞學觀點之歧異及轉變之原因。重點如下：

（一）對照十卷本與八卷本，發現八卷並非由十卷本直接刪去二卷，而是篇卷分合之結果。以數量言，稿本詞話共七百三十七條，刪去三十六條，合併二條，而成八卷本之六百九十九條，所刪不過百分之五；就內容言，遭刪削者包括四類：1. 論艷情者，2. 出語過於自矜或有失厚道者，3. 已另付刻者，4. 合併或誤合誤刪者。對於陳氏主要之詞學觀點，似無太大影響。陳廷焯卒於光緒十八年(1892)，八卷本之《白雨齋詞話》刊行於光緒二十年(1894)，乃陳氏歿後，由其門生先校讀提出刪

⁴ 陳廷焯撰：《白雨齋詞話》（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陳廷焯編選：《詞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⁵ 其後唐圭璋修訂本《詞話叢編》亦予收錄，唯因條次分合有別，並漏列一條，故為一一〇條。

⁶ 〈新出資料對陳廷焯詞論之證補〉，收入《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頁785-811。另轉載於《詞學》第11期（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3年）。

訂意見，再經陳父鐵峰老人審定者。陳氏少負英才，難免恃才傲物；陳父乃率其門生，以審慎眼光為作刪訂。可見通行之八卷本，並非殘缺之本，乃是經過親舊、門生整理後刊刻傳世之「定本」。

（二）《雲韶集》及集前之《詞壇叢話》，於同治十三年（1874）編成⁷，乃是陳氏早年論詞之作；《詞則》則編於光緒十六年（1890），與《白雨齋詞話》分別為陳氏卒前二年內之作，應屬其晚期詞學觀點之代表。

《詞則》之於《白雨齋詞話》，正如《雲韶集》之於《詞壇叢話》；一為論詞觀點之闡述，一為基於此觀點所抉擇之詞選及評騭。詞話、詞選相互印證，系統井然，顯見陳氏有意以理論與鑑賞相輔而行。故以《雲韶集》、《詞壇叢話》及《詞則》、《白雨齋詞話》二組相互對照，即可推見其論詞觀點之源流及轉變。

（三）《白雨齋詞話》對常州詞派之詞學理論有發幽闡微之功，而攻擊浙派則不遺餘力，故陳氏向來被視為常派勁旅；然由《詞壇叢話》之論點及《雲韶集》評語來看，卻發現陳廷焯早年竟是狂熱的浙派信徒。其時陳氏認為浙派寶典《詞綜》是「千古詞壇之圭臬」⁸，浙派宗主朱彝尊，則是使「千載後古樂不致泯滅」之功臣⁹；對朱彝尊、陳維崧、厲鶚三人作品，更是推崇備至，譽為「國朝三絕」¹⁰。然在《白雨齋詞話》及《詞則》中，《詞綜》領導宗風之地位非但拱手讓予張惠言之《詞選》，甚且連識見是否精當，亦成問題¹¹；且朱、陳、厲三家竟被擯於「正

⁷ 《雲韶集》之編纂，據《白雨齋詞話》所載，乃同治十二年癸酉至十三年甲戌（1873-1874）年間事，其時陳氏年僅二十一、二歲，故為早期之作。見稿本，卷9，頁321-322；《詞話叢編》本，卷7，頁3944。《詞則》前有光緒十六年（1890）序，《白雨齋詞話》前有光緒十七年（1891）序，其時陳氏已三十八、九歲，而光緒十八年（1892）陳氏即卒，故二書可代表其晚期之觀點。

⁸ 《詞壇叢話》云：「竹垞所選《詞綜》，自唐至元，凡三十八卷，一以雅正為宗，誠千古詞壇之圭臬也。」見《詞話叢編》，頁3730。

⁹ 《雲韶集·卷十五》有評語云：「竹垞輯《詞綜》一書，洗《花間》、《草堂》之陋，一以雅正為宗，千載後古樂不致泯滅者，皆先生力也。」據《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轉引，頁5。

¹⁰ 《詞壇叢話》云：「讀諸家詞後，讀竹垞詞，令人神觀飛越；讀竹垞詞後，讀其年詞，令人拔劍悲歌；讀其年詞後，讀樊謝詞，令人神閒意遠，時作濠濮上想。國朝有此三絕，所以度越前代矣。」見《詞話叢編》，頁3733。

¹¹ 《白雨齋詞話》稱譽張惠言《詞選》能「接《風》、《騷》之真脈」。又謂：「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為最。……總之小疵不能盡免，於詞中大段，卻有體會。溫、韋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分別見稿本，卷5，頁159及卷1，頁8-9；《詞話叢編》，卷4，頁3864及卷1，頁3777。

聲」之外¹²，朱彝尊甚至淪於唯有艷詞可取¹³。此種轉變，實出人意表。

(四) 陳廷焯所以由浙派轉宗常派，除因受莊棫啟發外，主要在於浙派理論不夠周全而產生之諸般矛盾。陳氏甚為賞愛蘇、辛，認為二人一「極名士之雅」，一「極英雄之氣」，乃是「千古並稱」¹⁴，其絕詣處，直是古今無匹。然而在浙派重視格律、追求醇雅之「家法」下，又不得不以蘇、辛為「非正聲」；尤有甚者，與蘇、辛路數相近之陳維崧，卻因與朱彝尊私交甚篤，而被譽為「妙絕天下」¹⁵。此等矛盾現象，於浙派理論中，均難以自圓其說。故當陳氏接觸常派理論，發現在寄託說詞之大方針下，只要詞作有意內言外之妙，不論風格豪放或是婉約，皆應視為正格，遂使他幡然改宗。

時至今日，陳廷焯早年師承浙派，晚期轉宗常派，已成學界共識，然而至今鮮見有人結合陳廷焯詞作以探討陳氏詞論，堪稱遺憾。蓋陳氏詞論之中心要旨在於「沉鬱」，非唯作詞時要本於此一原則，更以此為評詞、選詞之標準。然而陳氏自作是否符合此一標準，應是驗證其理論之重要過程。若僅就《白雨齋詞話》、《雲韶集》、《詞則》諸書之論述加以發揮，對陳氏詞學觀點之認識自然有欠完整，故有關陳廷焯詞作之研究，亟須予以重視。

二、陳廷焯的詩詞創作：《白雨齋詞存》與《白雨齋詩鈔》

陳廷焯的詩詞創作，據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云：

白雨齋詩詞鈔二卷，陳廷焯撰。廷焯生於咸豐三年(1853)，卒於光緒十八年(1892)。字伯與，號亦峯，江蘇丹徒人。僑寓泰州。光緒十四年舉人。精醫。民國《續丹徒縣志》卷十三載，著《希聲詩集》八卷、《詞集》四卷。此《白雨齋詩鈔》一卷、《詞鈔》一卷，附於《白雨齋詞話》，光緒二十年

¹² 《白雨齋詞話》卷四云：「陳、朱固非正聲，樊謝亦屬別調。」見稿本，頁130；《詞話叢編》，頁3847。

¹³ 《白雨齋詞話》卷三云：「吾於竹垞，獨取其艷體。蓋論詞於兩宋之後，不容過刻，節取可也。」見稿本，頁101；《詞話叢編》，頁3836。又《詞則·大雅集》云：「吾於竹垞，獨取其艷體，詳見《閑情集》中。若《大雅集》，則不敢濫登也。」頁205。

¹⁴ 見《雲韶集》卷五。此據屈書轉引，見頁52。

¹⁵ 朱彝尊〈陳緯雲紅鹽詞序〉云：「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絕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見《曝書亭集》卷40，《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頁105。

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著《希聲詩集》八卷、《詞集》四卷」云云，易滋誤解。《續丹徒縣志》謂其「著《白雨齋詞話》八卷，《大雅》、《放歌》、《閑情》、《別調》等詞集共四卷，《希聲詩集》八卷」，然而《大雅》、《放歌》、《閑情》、《別調》，皆為《詞則》之一集，故所謂「《詞集》四卷」，實指《詞則》而言，乃是詞選而非陳氏詞作。《希聲詩集》雖未流傳，然《白雨齋詞話》曾云：「余選《希聲集》六卷，所以存詩也，《大雅集》六卷，所以存詞也。」¹⁶由此觀之，《希聲集》則為詩選。故陳氏自撰詩詞，傳世者僅得《白雨齋詞存》及《白雨齋詩鈔》各一卷。

近代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二十，著錄「《白雨齋詞話》八卷《詩鈔》一卷《詞存》一卷，丹徒陳廷焯撰，光緒甲午刊」¹⁷。此本各大館多有收藏¹⁸。筆者曾蒙施蟄存教授惠贈詞籍乙批，即包括此書在內。該書共四冊，詩詞為附刻，在第四冊。扉頁中題書名「白雨齋詞話」，左署「附刻白雨齋詩／詞存」，右署「光緒甲午年鐫」，唯詩、詞之正文部分則稱「白雨齋詞存」及「白雨齋詩鈔」。屈興國《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一書，曾將稿本所引之陳氏自撰詩詞，與《白雨齋詞存》及《白雨齋詩鈔》參校，凡陳氏原文只引數句者，均於注中錄出全文，唯未說明《詞存》及《詩鈔》出自何書。

陳廷焯詩詞集既已附刻於光緒二十年《白雨齋詞話》中，此書並非罕見，何以百餘年來，仍未引起詞學界對陳氏詩詞作品之關注？以《全清詞鈔》而言，僅錄其詞五闕，且將其詞集誤稱為《白雨齋詞鈔》¹⁹；陳乃乾編《清名家詞》，收清人詞集一百三十四種，亦未予收入。筆者以為：《白雨齋詞話》刊行後，引起各界重視，書坊遂將《詞話》部分單行翻印²⁰，其後唐圭璋先生又將其收入《詞話叢

¹⁶ 《續丹徒縣志》，據屈書轉引，見頁 852-853。《白雨齋詞話》，見稿本，卷 10，頁 378；《詞話叢編》本，卷 8，頁 3976。按：柯氏語見《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852。唯經查中國科學院並未收藏此書。

¹⁷ 《販書偶記》（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卷 20，頁 557。

¹⁸ 社科院、南圖，見吳熊和、嚴迪昌、林玫儀合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遼寧、丹東、遼大、瀋師、吉林、吉大、黑龍江、黑大、哈師等圖書館，見《東北地區古籍綫裝書聯合目錄》；香港中山圖書館，見《香港所藏古籍書目》（按：該館著錄光緒二十年《白雨齋詞話》八卷四冊，中即附《詞存》及《詩鈔》）。

¹⁹ 見《全清詞鈔》（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頁 1494。

²⁰ 屈興國《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例言》對此書流布情形有詳細介紹，可參考。見該書頁 1。

編》，學者研究陳廷焯，大多逕據唐書，鮮再查對原本，而詞話中附刻有詩詞一事，遂益形不彰。

《白雨齋詞存》及《白雨齋詩鈔》乃是研究陳氏生平之重要資料，也是探討其詞論之重要佐證。屈興國《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一書雖已錄出部分文字，卻非全璧，詩作幾乎全付闕如。且陳廷焯在《詞話》中引錄自作，原在佐證其理論，故在稿本中，諸作分散各條中，亦不易見出詩詞集原貌。故本文乃將其文本董理，以期廣為流傳。

三、《白雨齋詞存》、《白雨齋詩鈔》的文獻意義

《白雨齋詞存》錄詞四十六闕，《白雨齋詩鈔》錄詩八十二首，除可透過作品本身瞭解陳氏詩詞之風格、內容及其藝術價值外，更因詩詞全文有圈點，大多附有評語，其中部分更有章法說明，有助於考察陳氏批評理論是否能與已作相應，其文獻意義可有如下數項：

(一) 《詞存》、《詩鈔》與《詞話》正可互補

《白雨齋詞存》四十六闕詞中，除〈浪淘沙〉（涼月照空階）(027)²¹、〈滿江紅〉（杯酒長亭）(045)及〈菩薩蠻〉（鎖香金篋歸何處、采芝重問天台路、玉樓明月關情處）(012、015、017)五闕外，其餘四十一闕，亦見稿本《詞話》所述。稿本雖未必整闕全錄，卻常有該詞之相關記事，二者正可互補。試看以下數例：

序號	詞牌	首句	詞話記事	作年	稿本	八卷本
024	摸魚兒	又匆匆、幾聲杜宇	甲戌春暮，竹庵將有遠行，賦此留之。	同治十三年(1874)	頁 301	刪
025	浪淘沙	殘日照平沙	戊寅秋，余作〈浪淘沙〉云……，書以誌一時之感。	光緒四年(1878)	頁 203	刪
005	買陂塘	最愁人、深秋時節	己卯九月，余作〈買陂塘〉一闕，嗚咽纏綿，幾不知是血是淚……。	光緒五年(1879)	頁 206	刪
004	卜算子	殘夢逐楊花	余作〈卜算子〉云……，時己卯九月十九日也。可與〈買陂塘〉一闕參看。	光緒五年(1879)	頁 206-207	刪

²¹ 括號內數字為正文中《詞存》之序號，下文《詩鈔》部分亦同。

037	蝶戀花	采采芙蓉 秋已暮	庚辰秋九月，中宵不寐，萬感交集，賦〈蝶戀花〉一闋，天下後世讀我詞者，皆當興起無窮哀怨，且養無限忠厚也。	光緒六年 (1880)	頁 207-208	刪
038	滿庭芳	潮落楓江	越五日，復作〈滿庭芳〉詞云……哀怨與上〈蝶戀花〉一闋同，而沖厚之意微減。	光緒六年 (1880)	頁 208	刪
039	醜奴兒慢	嫩寒破曉	丙戌之秋，余曾賦〈醜奴兒慢〉一篇，極鬱極厚，有感而發也。	光緒十二年 (1886)	頁 208-209	刪

以上七詞，稿本中都有記事及干支，《詞存》除〈摸魚兒〉(024)及〈蝶戀花〉(037)二闋外，餘五闋均無題，而有題之二闋中，前者作「竹庵將有遠行，賦此留之」，後者則作「中宵不寐，萬感交集，賦〈蝶戀花〉一闋。天下後世見我詞者，皆當興起無窮哀怨，且養無限忠厚也」。與稿本相較，恰恰落去最關鍵之文字「甲戌春暮」及「庚辰秋九月」，致作年無從考索。若據稿本，則可知其寫作之時日及背景。

反之，《詞存》所收不見於《白雨齋詞話》之五詞中，〈浪淘沙〉（涼月照空階）(027)一闋前有題云：

漏下三鼓，讀飛卿「詞客有靈」二語，爲之三歎，感賦此闋。時己卯九月二十日也。

由上表，〈卜算子〉（殘夢逐楊花）(004)一闋作於「己卯九月十九日」，據此，則可知此乃作於隔天，彼此可以互補。詩作亦復如是。試看下表：

序號	詩題	首句	詞話記事	作年	稿本	八卷本
047	路出靖江懷亡友王竹庵	雲水空濛欲化煙	甲申秋，余過靖江，懷以詩云……。	光緒十年 (1884)	頁300	頁3932
048	過王竹庵墓是夜宿宜陵二首（之一）	墓門鬱鬱滿楸梧	越三日過其墓下，是夜旅宿宜陵復賦二律云……。	光緒十年 (1884)	頁300	刪
049	過王竹庵墓是夜宿宜陵二首（之二）	蒿里淒涼曲未終	同上	同上	頁300	刪

以上三首詩，是陳廷焯悼念亡友王竹庵之作。在稿本中，與〈秋怨〉（玉關千里斷消息）(017)、〈怨歌〉（桃李城南開欲遍）(055)諸詩及〈摸魚兒〉（又匆匆、幾聲杜宇）(024)一詞連書，說明他與王竹庵交往之始末。從中可知他曾於同治十三年王氏遠行時作詞送行；於光緒十年經靖江、過其墓，又分別作七絕及二律悼之。

《詩鈔》及《詞存》中諸作分散，且無干支，若非配合稿本，無以知悉本事；然稿本中無詩題，且《詩鈔》於「蒿里淒涼曲未終」一詩中，有小注說明「竹庵以避仇家去官」，此八字稿本無，亦可互為補充。

反之，《詩鈔》中〈寒夜獨酌〉(029)一詩為《詞話》所未載，其中「世間快意亦何限，三十黃金印懸肘。我今鬱鬱三十年，陶冶不過新詩篇」諸語，可斷定是作於三十歲左右。

以上詩詞中之紀年資料，誠可增加對陳氏生平之研究，惜乎八卷本卻大多予以刪去，則其中關索，皆蕩然無存矣。

上述所舉，僅就干支紀事而言，至如陳氏所撰〈菩薩蠻〉十二章(012-023)乃聯章之作，稿本中僅引錄其中九闕之部分文字，八卷本則全付闕如；《詞存》非但有全文，且注明章法。類此可補之例尚多，茲不贅。

(二) 透過評語，可知悉陳廷焯之門生、友朋及親屬

《詞存》之評語，是逐條注明撰者名氏，《詩鈔》部分，卷前明署「同里高壽昌評選」，故評語中凡不具名者均出自高氏，其餘則注明撰者。陳廷焯早卒，且無甚功業，史傳未載，其生平事蹟除可就《白雨齋詞話》等書之記事略加勾勒外，透過《詞存》及《詩鈔》，亦可補充若干。如評語之撰者，必是與其來往密切者。歸納二書，詞評部分，有「王耕心評」、「王夔立評」、「姪鳳章謹註」、「姪兆煊謹註」、「受業甥包榮翰謹註」、「受業王宗炎謹註」、「門生許正詩識」、「門生許棠詩識」；詩評部分，有「高南星」、「王耕心評」、「受業甥包榮翰識」。其中王耕心²²、王夔立及高南星²³是朋友，王耕心且為親家²⁴。其他六人，包榮翰、王宗炎、許正詩、許棠詩是門人，包榮翰且為其外甥。陳鳳章、陳兆煊均稱「侄」，然而八卷本《白雨齋詞話》陳氏自序後有「受業門人海寧許正詩、棠詩、

²² 王耕心(1846-1909)，原名昂霄，字道農，號穆存、龍苑居士。清末正定人，居泰州，曾任徐州府運河同知。著有《龍苑居士集》六卷、《正定王氏家傳》等。見《桐城文學淵源考·十一》。

²³ 高壽昌，字南星，號拙齋，清末丹徒人，諸生。為陳廷焯同輩鄉親。工詩。著有《拙齋詩集》十六卷《外集》三卷（光緒二十八年揚州小虹橋晉李齋刻本），編有《高氏宗譜》等。

²⁴ 王氏〈白雨齋詞話敘〉云：「同治之季，予始識亦峰於泰州，切劘道義既久，因得附為婚姻。迄今二十餘年，莫渝終始。」《詞話叢編》此序「峰」均作「峯」，見頁 3748-3749。

正定王宗炎、受業甥同縣包榮翰、族子鳳章、從子兆煊同斟字」附注，卻稱鳳章為「族子」、兆煊為「從子」，可見陳兆煊是親侄兒，而陳鳳章應只是同宗侄輩。

陳廷焯之作品得以梓行，主要得力於其親舊、門生。由稿本，可看出是先由門人審視作品內容，於天頭注記初步刪訂意見，再由陳父以紅筆定奪。所有刪訂意見均未署名，然由上引八卷本後之附注，應出於上述六人之手。《詞存》及《詩鈔》之評語，除同輩朋友外，皆出自此六人，故六人應是陳氏所有文稿之整理者，亦屬往來較密切者。

至於王耕心、王夔立及高南星三人，除王耕心見於《白雨齋詞話》外，餘二人均未見介紹，故可補充陳氏之交遊。

（三）詞作間注章法，有助於詞意之瞭解

如〈菩薩蠻〉十二闕 (012-023) 為聯章之作，第四闕 (015) 首句「采芝重問天台路」之後注云「遞入下章」，第五闕 (016) 首句「高梧夜鶻驚飛起」後注明「入夢」，「依約夢回時」後注明「夢醒」，第六闕 (017) 首句「玉樓明月關情處」後注明「鎖上五章」，第九闕 (020) 上結「當窗理亂絲」後，注云：「曲意求全，苦心孤詣。」下結「愁中音信稀」後注云：「含蓄無限，情事妙只不露。」第十闕 (021) 首句「夢雲依約無憑據」後注云：「再鎖一筆。」第十一闕 (022) 「夜來噩夢殊堪訝。無端幻作傷心話」下注：「再記夢。」此組詞後有許正詩識語云：

層次井然，因逐章注之。

可見以上插注乃出自許正詩。除此之外，〈金縷曲〉（四壁龍蛇走）(026)、〈菩薩蠻〉（翡翠幄深深處、江南春信歸來早）(028、029)、〈蝶戀花〉（鑪篆香消人意倦、閒倚江樓頻目送、小字紅箋曾遠寄）(031、032、033) 各闕，亦有類似插注，卻未注明出自何人。筆者以為，應皆為陳氏語。蓋〈菩薩蠻〉（翡翠幄深深處、江南春信歸來早）二闕之注語，幾乎都見於稿本之自評中（詳見下文），而〈金縷曲〉（四壁龍蛇走）「況又值、西風重九」後「倒插此句見筆力」七字，亦為稿本原有之注語；皆出自陳氏之手²⁵。而由注語之語氣看來，如謂「是懸想語，亦是厚道語。王漁洋之『郎是桐花，妾似桐花鳳』、不過綺麗聰明語耳，解人自辨之」、

²⁵ 見稿本，卷7，頁260。

「觀此可知上章『此恨君應共』五字之厚」等²⁶，均與稿本中陳氏之口吻相合。

無論如何，此等章法之分析及評語中對詞意「所以厚」、「所以鬱」等之引申，均有助於對陳氏作品及理論作更進一步之理解。

四、《白雨齋詞存》《白雨齋詩鈔》的編輯疏失

陳廷焯壯年早逝，其作品得以流傳後世，得力於其門生、晚輩之整理、刊行。然而將稿本與八卷本及《詞存》、《詩鈔》相互對勘後，發現其中頗有問題，顯示整理、刊行過程有甚多瑕疵。茲就所見略述如下：

（一）編輯體例紊亂無章

《詞存》中有四十一闋詞見於稿本，然而卻只有八闋見於八卷本，換言之，稿本中有三十三闋被整理者所刪去。刪除的原因是「另刻」，所刪共有四處：

1. 集中於卷六，共十一條。依序為〈蝶戀花〉八闋(006-009、030-033)、〈更漏子〉三闋(034-036)、〈菩薩蠻〉二闋(028、029)、〈浪淘沙〉(025)、〈水調歌頭〉三闋(001-003)、〈買陂塘〉(005)、〈卜算子〉(004)、〈蝶戀花〉(037)、〈滿庭芳〉(038)、〈醜奴兒慢〉(039)，共二十二闋²⁷。陳廷焯之門生在首闋〈蝶戀花〉天頭處注云：

自此段至五頁後究竟何如也？

全刪。

先生之詞已另刻，此書但存其話，不成格局，擬將自己論自撰詞之語全行刪去，好在詞稿內亦有注語，此話刪去，可無惜也。

此後逐條加上鉤除符號，且於每條文字之上加注「另刻」或「已另刻」字樣，陳父遂依其建議，將此二十二闋詞首尾連續五頁半全數刪去。

2. 卷八之〈摸魚子〉(024)一闋，門生本不擬刪，僅建議將詞後「現詞境變而益上矣，使竹庵見之，又不知喜慰如何也」數句文字加以修正，陳父紅筆加注「另刻」，遂將其全數刪去²⁸。

²⁶ 前者見〈蝶戀花〉(閒倚江樓頻目送)(032)「此恨君應共」句後，後者見〈蝶戀花〉(小字紅箋曾遠寄)(033)「滅盡懷中字」句後。

²⁷ 見稿本，卷6，頁198-209。

²⁸ 見稿本，卷8，頁301-302。

3. 卷十之〈菩薩蠻〉（青山斷續江如帶）(043)一闕²⁹。

4. 陳氏所謂之「菩薩蠻十二章」(012-023)。按：稿本卷六有論舊作艷詞二條，云：

或問余所作艷詞，以何為法？余曰：余固嘗言之，根柢於〈風〉、〈騷〉，涵泳於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艷體亦無不可。蓋綺語已屬下乘，若不能取法乎古，更於淫詞褻語中求生活，則吾豈敢。余舊作艷詞，大半付丙，然如〈菩薩蠻〉十二章，有云：「……」，雖屬艷詞，似尚不背於古。余曾作〈倦尋芳〉紀夢云：「……」，皆可與〈菩薩蠻〉十二章參看，措語亦無纖佻浮薄之弊。³⁰

陳父將前條「然如〈菩薩蠻〉十二章」以下文字全數刪去，將後條首句改作「然如舊作〈倦尋芳〉」而合併為一，並將其下「皆可與〈菩薩蠻〉十二章參看」數字亦予刪去，末句改為「雖未知於古人何如，似尚無纖佻浮薄之弊」。其實此條文字中僅引及九闕，且只是部分字句。

以上〈菩薩蠻〉九闕，加上前文提及之二十四闕，《詞存》見於稿本中之四十一闕詞，在八卷本中竟被刪去三十三闕之多。如此大肆刪削，結果導致許多問題。

審視稿本卷六被刪之二十二闕詞，在〈蝶戀花〉八闕之前，尚有以下文字：

近人為詞，習綺語者，託言溫、韋；衍游詞者，貌為姜、史；揚湖海者，倚于蘇、辛。近今之弊，實六百餘年來之通病也。余初為倚聲，亦蹈此習。自丙子年與希祖先生遇後，舊作一概付丙，所存不過己卯後數十闕，大旨歸於忠厚，不敢有背〈風〉、〈騷〉之旨。過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復古之志。蒿庵有知，當亦心許。

以後即接書包括二十二闕詞在內之十一條文字。可見此條有如以下諸詞之總綱，引述舊作，固然有存詞之意，尤為重要者，則在舉己作為例，證成自己之理論；因此錄詞後，往往又從「沉鬱」或「忠厚」等標準自評優缺，其間脈絡井然。上述被刪諸詞，詞前往往有論述，或申明理論，或述撰作原由，詞後又往往有數語自評。連同詞作一併橫遭剪截後，陳氏詞學理論之完整性即受到影響。芟去諸詞雖另行刊刻，然由《詞存》觀之，各詞僅錄正文，間有小注，撰作背景或作年等資料多遭刪

²⁹ 見稿本，卷10，頁372。

³⁰ 見稿本，頁218-221。〈菩薩蠻〉一段，見卷10，頁372。

除。在稿本中，性質相同或同時創作者往往一併論列，《詞存》之編排卻隨意為之，既非以作年為序，亦非按調名或類別編排；若非稿本得以印行，其中關聯全然無從得見。

（二）割裂原文充當評語

上文提及《詞存》有評語，以稿本與之對勘，則可發現《詞存》中甚多詞後評語，乃是稿本被芟去之原文。為何割裂陳氏原文混充他人評語？是作假抑或別有用意？不能不予剖析。茲就卷六中被刪之二十二闋詞略舉四例，說明如下：

1. 關於〈蝶戀花〉八闋，稿本有如下二條文字云：

〈蝶戀花〉一調，最為古雅。「六曲闌干」唱後，幾成絕響。一千年來，復得蒿庵四闋、仲修六闋，可以嗣響正中，此外鮮有合者。余曾賦四章，非敢云抗美古人，要亦不外〈離騷〉初服之義。首章云：「日日傷春如病酒……」，次章云：「楊柳高樓天欲暮……」，三章云：「細雨黃昏人病久……」，四章云：「回首行雲三月暮……」。

越五日，情有未盡，不能無言，續賦四章，覺孤詣苦心，愁腸鬱思，均可於言外領會。首章云：「迢遞聲催花外漏……」，次章云：「鑪篆香消人意倦……」，三章云：「閒倚江樓頻目送……」，四章云：「小字紅箋曾遠寄……」。此類皆多比興之旨，不至遺譏於浮薄。³¹

《詞存》中此八詞分屬二處，前條四闋，序號為 006、007、008 及 009，無題。次條四闋，序號則是 030、031、032 及 033，題云：「舊作〈蝶戀花〉四闋，餘情未盡，復述四章。」據稿本，二者撰作時間僅相隔五日，然則《詞存》編輯標準非以時間為次，則可推知。

詞 033 〈蝶戀花〉（小字紅箋曾遠寄）後，有其姪陳鳳章之評語：

〈蝶戀花〉一調，最為古雅。「六曲闌干」唱後，幾成絕響。一千年來，復得復堂六闋、蒿庵四闋，可以嗣響正中，此外鮮有合者。續賦四章，合前四章讀之，真欲抗美古人矣！

詞 009 〈蝶戀花〉（回首行雲三月暮）一闋下，有王宗炎評語云：

孤詣苦心，熱腸鬱思，均可於言外領會，不得草草讀過。

³¹ 見稿本，卷 6，頁 198-201。

二人評語，幾乎即是稿本中被刪去之陳氏原文。

2. 關於〈菩薩蠻〉二闕，稿本有云：

飛卿〈菩薩蠻〉，古今絕調，難求嗣響。蒿庵諸詞，幾欲上掩古人，惟〈菩薩蠻〉十三章，雖窮極高妙，究不能出飛卿之右。蓋詞各有極，既振其蒙矣，又何加焉？後人爲此調者，本諸〈風〉、〈騷〉，參以溫、韋，無害大雅，便算合作；更欲駕飛卿上之，不能也。余曾賦兩闕云：「翡幃翠幄深深處……」，「翡幃」二語，言托根之厚，「鸞鏡」二語，言修飾之工，即〈離騷〉「內美修能」意。不棄脂粉，委曲求全，寂寞夢殘，言所遇之卒不合也。次章云：「江南春信歸來早……」，「流鶯故故啼」，即汪彥章所謂「無奈這一隊畜生何」也。結言歡感不同。二詞於伊鬱中饒蘊藉，厚之至也。³²

此二闕見於《詞存》028 及 029，二詞均有插注。前闕（翡幃翠幄深深處）之上結處云：「上二句言託根之厚，此二句言修飾之工。」換頭二句云：「委曲求全。」下結處云：「結言所遇之卒不合也。」後闕（江南春信歸來早）則於上結處云：「此汪彥章所謂『無奈這一隊畜生何』也。」下結處云：「結言歡感不同。」詞後更引其甥包榮翰評語，云：

伊鬱中饒蘊藉，厚之至也。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古今絕調，難求嗣響。蒿庵詞幾欲上掩古人，惟〈菩薩蠻〉諸篇，雖窮極高妙，究不能出飛卿之右。蓋詞各有極，既振其蒙矣，又何加焉？後人爲此調者，本諸〈風〉、〈騷〉，參以溫、韋，無害大雅，便算合作；更欲駕飛卿上之，不能也。是作庶幾飛卿乎！

所有插注以及包榮翰評語，幾乎即是稿本原來被刪去之文字。

3. 關於〈水調歌頭〉三闕，稿本有云：

東坡〈水調歌頭〉一闕，忠愛纏綿，千年絕唱。稼軒諸篇，不盡忠厚，而於飛行絕迹中，時見古意，可謂神勇。至迦陵則才力甚雄，古意全失。茗柯五章，與坡仙所感，不必相同，卻有暗合處。余曾賦數闕，未知有合於昔賢否。如云：「春事已如許……」極直率中，卻有一片幽怨。又云：「斜日半山紫……」反覆低回，總無一語說煞，故厚。又云：「促柱鼓瑤瑟……」三

³² 同前註，頁 202-203。

詞尚不悖於古，人生不能無所感，故與〈浪淘沙〉一闕，連類書之。³³

此條論東坡〈水調歌頭〉與稼軒、陳維崧及張惠言諸作優劣，展現陳氏重要之批評觀點。所引陳氏三詞收入《詞存》001、002及003。〈水調歌頭〉（促柱鼓瑤瑟）(003)一闕後，有王夔立評語云：

纏綿幽咽，反覆低徊，總無一語說煞，故厚。

幾乎全部襲用陳氏自評之語。又有包榮翰評語云：

右調三章沉鬱忠厚，一往情深，卻是有感而發。此調甚不易工，惟東坡、稼軒專美於前。國朝張氏阜文繼之，得此可與並美。

文字雖有不同，內容顯然亦是化用陳氏原文。

4. 關於〈買陂塘〉一闕，稿本有云：

詩詞皆貴沉鬱，而論詩則有沉而不鬱，無害其為佳者。杜陵情到至處，每多痛激之辭，蓋有萬難已於言之隱，不禁明目張膽一呼，以舒其憤鬱，所謂不鬱而鬱也。作詞亦不外乎是。惟於不鬱處，猶須以比體出之，終以狂呼叫囂為恥，故較詩為更難。己卯九月，余作〈買陂塘〉一闕，嗚咽纏綿，幾不知是血是淚，蓋天地商聲也。詞云：「……」怨而怒矣，然亦有不能已於言之隱。³⁴

此詞收入《詞存》〈買陂塘〉（最愁人、深秋時節）(005)，有王耕心之評語，云：

〈離騷〉耶？孤憤耶？嗚咽纏綿，幾不知是血是淚，此天地商聲也。

分明套用陳氏自評。又有包榮翰評語，云：

感時傷世，意苦思深，有欲言難言之隱，所以為深，所以為厚。此章當與上章〈卜算子〉參看。

亦是概括陳氏意見。陳廷焯自評〈卜算子〉，曾謂「可與上章〈買陂塘〉一闕參看」³⁵，包氏「此章當與上章〈卜算子〉參看」云云，文字僅有主從之異。

友朋門生署名寫作之評語，竟與作者原文雷同乃至於完全無異，令人訝異。若從負面角度視之，未免涉嫌抄襲或剽竊，唯個人認為此舉應出於善意。按：上述四例中，每一例皆有詞前論述，分別評比歷代諸名家所作之〈蝶戀花〉、〈菩薩蠻〉

³³ 同前註，頁 203-205。

³⁴ 同前註，頁 205-206。

³⁵ 同前註，頁 207。

十三章及〈水調歌頭〉，論列諸人之歷史地位，都甚為重要。尤其第四例，謂詩詞雖貴沉鬱，然情到至處，亦有不鬱而佳者，更是關乎其沉鬱說之要旨。而各詞之自我批判，亦是檢驗其理論與實踐是否一致之根據。八卷本一概刪去，直接衝擊其理論之完整性，門人或因顧惜而將重要文字化身為評語，由各人分散具名，即可以另一方式保留陳氏原意。上引陳廷焯之門生注記擬刪理由時，曾有「擬將自己論自撰詞之語全行刪去，好在詞稿內亦有注語，此語刪去，可無惜也」等語，可為佐證。陳氏才華出眾，不免有自矜之語，改頭換面，保留原意而改由他人署名，反可避免恃才傲物之議。署名人士中，除其門生晚輩外，尚包括王耕心及王夔立。就二人輩分而言，似不應切割陳氏原文作為評語，故揆諸情理，或是其門生為增益聲價而代為冠名，亦未可知。

然而，陳氏門生、晚輩認為詞稿內已有注語故可刪去《詞話》之相關部分，乃一廂情願之想法。蓋相同字句，冠以別人名氏，讀者未必會據以研究陳廷焯之理論；即或知道出自陳氏，由於稿本中原有脈絡已蕩然無存，亦無法藉八卷本與《詞存》重建陳氏理論之全貌。若非陳氏後人保存稿本，此等資料將永遠流失。

（三）編校態度有欠嚴謹

此書編輯、校刊之時，陳氏門生似乎並未善盡編輯之責。除上文所述體例混亂外，遺漏與錯別字之情形亦頗為嚴重。遺漏方面，稿本卷十錄陳氏四詩，云：

「寂寞空城鼓角鳴……」、「櫂槍欲掃天河……」、「兀坐空堂日已曛……」、「十上封章願未休……」此余丙戌年雜感中四律也。聲調極悲壯而不免過激，發之於詩尚可，發之於詞則伉矣。故知感時傷事，非如碧山詠物諸篇不可。³⁶

在此條天頭上已注明「另刻」，實際上卻未收入《詩鈔》。以詞而言，稿本未刪然亦未收入《詞存》者，尚有四闋，分別是：〈憶江南〉（離亭晚）(047)，見卷六³⁷；〈臨江仙〉（落日江干分手處）(048)，見卷七³⁸；〈金縷曲·秋江送別，座有歌者，即癸酉春竹庵座中所見也。琵琶三弄，哀怨不勝，為賦此曲〉（鵲血凝羅袖）

³⁶ 見稿本，卷10，頁372-373。本文收入《詩鈔》(083-086)。

³⁷ 見稿本，卷6，頁220-221；又見《詞話叢編》本，卷5，頁3887。

³⁸ 見稿本，卷7，頁259；又見《詞話叢編》本，卷5，頁3907。

(049)，亦見卷七³⁹；〈臨江仙〉（八月西風吹客袂）(050)，見卷九⁴⁰。此外尚有半闕〈洞仙歌〉及〈齊天樂〉，理應以輯佚之態度，補入《詞存》之中，事實上卻非如此，故不免有遺珠之憾。

至於錯別字，舉數例如下：

如「天台」作為地名，不可寫作「天臺」。〈菩薩蠻〉（采芝重問天台路）(015)，首句固作「天台」；然〈滿江紅〉（杯酒長亭）(045)一闕，詞題「江口送客之淮徐，余亦有天台之行」及內文「此去天台尋舊蹟」，原皆誤作「臺」。

再如〈滿庭芳〉（潮落楓江）(038)一闕，稿本原作：「華筵樽酒，曾記敘離悰。」⁴¹《詞存》卻作「離踪」。按：《正字通》云：「悰，音叢，情緒也。……謝惠連獻靈運詩：『瞻涂意少悰，還顧情多側。』又七夕詠牛女詩：『傾河易迴斡，款情難久悰。』孟郊詩：『心緒病無悰。』」又宋陸游〈無題〉詩：「畫閣無人晝漏稀，離悰病思兩依依。」《董西廂·卷四》：「述壯節，寫幽悰，閒愁萬斛，離情千種。」「離悰」猶言「離情」，較「離踪」為勝。

此外，〈送錢仲良夢弼赴江陰張軍門幕四十韻〉(050)一詩有云：「朝廷方盱食，憂國深旒綴。」「盱」，《詩鈔》原誤作「盱」。盱食即晚食。二字形近而義則相去甚遠。而〈蝶戀花〉（閒倚江樓頻目送）(032)引王漁洋「郎是桐花，妾似桐花鳳」句，竟作「王漁陽」，更覺離譜。

以上文字舛誤，可見其校對不力，畢竟還屬常有之事；然而對於作者陳廷焯之名及字號，除多處文字不統一之外，甚或有誤刻者。如：《詞話》卷一、二、三之卷首作「丹徒陳廷焯亦峯著」；卷四、六、七、八則作「丹徒陳廷焯亦峰著」；卷五更作「丹徒亦峰陳廷焯著」；而《詞存》及《詩鈔》又作「丹徒陳廷焯亦峯著」。非但體例不一致，且「峯、峰」混用，「箸、著」不分；甚至將「峯（峰）」字誤刻為「蜂」，簡直不可思議。陳氏為諸人師尊，門人對其卷前署名竟草率至此，著實令人訝異。

綜上文所論，筆者認為：由稿本中保留之刪改痕跡及《詞話》、《詞存》、《詩鈔》觀之，陳父鐵峰老人之原意，顯是擬刪定陳廷焯之《詞話》為八卷，與

³⁹ 見稿本，卷7，頁259-260；又見《詞話叢編》本，卷5，頁3907。

⁴⁰ 見稿本，卷9，頁327；又見《詞話叢編》本，卷7，頁3947。

⁴¹ 見稿本，卷6，頁208。

《詞存》、《詩鈔》一併行世，然而自今觀之，諸書之學術意義實不能取代稿本；研究陳廷焯之生平及詞學，須以稿本《白雨齋詞話》參照《詞則》、《雲韶集》、《詞存》乃至《詩鈔》等，方能得其全面。

再者，所謂定本之觀念在今日時空下或需有所修正，陳父率其門生刪去者，除上文所論已刻入詩詞集者外，尚多為陳氏帶有嘲諷口氣或狂妄之語。蓋因當年陳氏德業未就，英年而卒，陳父顧全大體，按較嚴格之標準處理，其心態可以理解；今日《白雨齋詞話》既已廣為流傳，陳氏詞論亦受到應有之重視，以研究者之立場言，其用語縱有不妥之處，亦不妨礙全書之價值，故應分別觀之。故陳父所認可之所謂「定本」，對陳廷焯本人與後世學者而言，未必許之為「定本」也。

下文校錄其詩詞文本。底本根據光緒二十年《白雨齋詞話》附刻之《詞存》及《詩鈔》，再以稿本及八卷本《詞話》參校。此外，凡《詞話》中曾有引述而未刻入者，均列於〈補遺〉之中。又為方便讀者瞭解詩詞意涵，凡《詞話》中涉及陳氏撰作背景或自評者，均引錄於附注之中。

貳、文本點校

白雨齋詞存 丹徒陳廷焯亦峯⁴² 著

◆001 〈水調歌頭〉⁴³

春事已如許，曲沼點輕荷。百年彈指間耳，日月去如梭。我有銅琶鐵板，況對清風明月，不醉待如何。搖筆走風雨，拔劍斫蛟鼉。浮生事，今古恨，儘消磨。人生哀樂何限，得意且高歌。一夜綠窗殘夢，又被曉鶯啼破，煙景等閒過。蘭蕙莫輕折，路遠慎風波。

◆002 又

斜日半山紫，歸雁落平沙。揭來音信無據，隔斷赤城霞。記折梅花贈我，又是菊花時候，離夢繞天涯。腸斷未能語，側帽數飛鴉。望江南，千里隔，暮雲遮。挑燈深閉孤館，薄霧掩紅紗。永夜霜風淒警，起弄五更殘月，清淚墮秋笳。不忍復開篋，芳草怨年華。

◆003 又

促柱鼓瑤瑟，慷慨復淒清。龍吟虎嘯兕吼，風雨颯空庭。涼月梧梢正落，簾外秋星如斗，古壁一燈青。肝膽向誰是，中夜拭青萍。燈欲燼，絃轉急，曉鐘鳴。虛廊黃葉亂舞，商氣薄空城。歎息雲和調絕，拋卻金徽玉軫，舊恨渺難平。明發不能寐，揮手涕縱橫。

纏綿幽咽，反覆低徊，總無一語說煞，故厚。（王夔立評）

⁴² 本書「峯」字或作「峰」，統改為「峯」。

⁴³ 以下三闋，亦見稿本卷六，云：「東坡〈水調歌頭〉一闋，忠愛纏綿，千年絕唱。稼軒諸篇，不盡忠厚，而於飛行絕迹中，時見古意，可謂神勇。至迦陵則才力甚雄，古意全失。茗柯五章，與坡仙所感，不必相同，卻有暗合處。余曾賦數闋，未知有合於昔賢否。如云……，極直率中，卻有一片幽怨。又云……反覆低回，總無一語說煞，故厚。又云……。三詞尚不悖於古，人生不能無所感，故與〈浪淘沙〉一闋，連類書之。」見頁 203-205。按：〈浪淘沙〉即詞 025 闋。

右調三章沉鬱忠厚，一往情深，卻是有感而發。此調甚不易工，惟東坡、稼軒專美於前。國朝張氏阜文繼之，得此可與並美。（受業甥包榮翰謹註）

◆004 〈卜算子〉⁴⁴

殘夢逐楊花，行盡江南路。行盡江南路幾程，還戀江南住。
碧海杳茫茫，瑤島知何處。不嫁東風卻怨誰，空歎華年誤。

◆005 〈買陂塘〉⁴⁵

最愁人、深秋時節，雁聲嘹唳西去。天寒紅袖高樓倚，樓外滿天風雨。情莫訴。望百疊、寒山一線中原路。幾回凝佇。枉目斷西洲，魂飛南國，淚血灑江樹。傷心事，鴉雀偏能傲汝。南來音信無據。殷勤分付西飛雁，一幅錦箋寄與。還囑咐。也不望、重逢慰我飄零苦。華年已誤。便瑤瑟親調，玉箏低弄，哽咽不成語。

〈離騷〉耶？孤憤耶？嗚咽纏綿，幾不知是血是淚，此天地商聲也。（王耕心評）

感時傷世，意苦思深，有欲言難言之隱，所以為深，所以為厚。此章當與上章〈卜算子〉參看。（受業甥包榮翰謹註）

◆006 〈蝶戀花〉⁴⁶

日日傷春如病酒。但到春來，便是愁時候。樓畔斜陽溪畔柳。可堪往事重回首。
前度桃花無恙否。好夢如煙，風景都非舊。冉冉行雲迷洞口。無端立盡黃昏後。

◆007 又

楊柳高樓天欲暮。深院無人，莫放春歸去。六曲闌干同凭處。此心偏是沾泥絮。

⁴⁴ 亦見稿本卷六，云：「余作〈卜算子〉云……，時己卯九月十九日也。可與〈買陂塘〉一闋參看。」見頁 206-207。

⁴⁵ 亦見稿本卷六，云：「詩詞皆貴沉鬱，而論詩則有沉而不鬱，無害其為佳者。杜陵情到至處，每多痛激之辭，蓋有萬難已於言之隱，不禁明目張膽一呼，以舒其憤懣，所謂不鬱而鬱也。作詞亦不外乎是。惟於不鬱處，猶須以比體出之，終以狂呼叫囂為恥，故較詩為更難。己卯九月，余作〈買陂塘〉一闋，嗚咽纏綿，幾不知是血是淚，蓋天地商聲也。詞云……，怨而怒矣，然亦有不能已於言之隱。」見頁 205-206。

⁴⁶ 以下四闋，亦見稿本卷六，云：「〈蝶戀花〉一調，最為古雅。『六曲闌干』唱後，幾成絕響。一千年來，復得蒿庵四闋、仲修六闋，可以嗣響正中，此外鮮有合者。余曾賦四章，非敢云抗美古人，要亦不外〈離騷〉初服之義。」見頁 198-199。

何事竟迷三里霧。昨夜東風，今夜瀟瀟雨。記不分明花下語。細思翻悔從前誤。

◆008 又⁴⁷

細雨黃昏人病久。不分傷心，都在春前後。獨上高樓風滿袖。春山總被鶉啼瘦。
昨夜重門人靜候。料得燈昏，一點懸紅豆。夢裏容顏還似舊。南來消息君知否。

◆009 又

回首行雲三月暮。竟日相思，不道相思苦。私祝東風休作雨。憑伊遮斷春歸路。
簾外斷紅重拾取。淚眼依依，枉自關情緒。金篋留香還記否。沉吟前度憑欄處。

孤詣苦心，熱腸鬱思，均可於言外領會，不得草草讀過。（受業王宗炎謹註）

神光離合，婉轉低回。復堂、蒿庵外，誰與敵者？（受業甥包榮翰謹註）

◆010 〈青門引〉⁴⁸

睡起春人倦。簾外鳥聲幽怨。斷腸無奈送春歸，落花時節，妝閣鎮常掩。 夢魂
應苦關山遠。只傍閒庭院。小樓夜夜風雨，那堪別盡殘燈燄。

淒豔婉雅，筆意在飛卿、端己之間。（受業甥包榮翰謹註）

◆011 〈羅敷豔歌〉⁴⁹

紅橋一帶傷心地，煙雨淒淒。燕子樓西。難道東風不肯歸。 青旗冷趁飛鴉起，
沽酒人稀。舊恨依依。一樹垂楊裊亂絲。

不作決絕語，彷彿唐五代小令。（受業甥包榮翰謹註）

◆012 〈菩薩蠻〉 十二首

鎖香金篋歸何處。傷心怕問蓬山路。本擬嫁文鴛。夢魂偏不雙。 暮春曾賦別。

⁴⁷ 以下二闕另收入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卷 29，頁 1495。

⁴⁸ 此闕數句亦見稿本卷七，云：「又〈青門引〉云：『斷腸無奈送春歸，落花時節，妝閣鎮常掩。』下云：『夢魂應苦關山遠。只傍閒庭院。』亦尚有沉至之思。視前〈金縷曲〉諸篇，淺深判然矣。」見頁 261。另見《詞話叢編》本，卷 5，頁 3908。

⁴⁹ 此闕亦見稿本卷七，云：「余曾作〈羅敷豔歌〉云……，意境似尚深厚。」見頁 261。另見《詞話叢編》本，卷 5，頁 3908。

處處鶉啼血。消息近何如。難傳尺素書。

◆013 又⁵⁰

白雲深處歸來也。多情明月揚州夜。簫鼓畫船歸。雙雙蝴蝶飛。背燈應暗泣。獨守紗窗黑。太息鏡中緣。當時意惘然。

◆014 又

新愁舊恨年年有。重逢又是春歸後。覲面悄無言。低頭弄素紈。幾回相見也。嘿嘿何為者。心事素娥知。月明三五時。

◆015 又

采芝重問天台路。關山望極空雲樹。劉阮竟無緣。溪橋潁野煙。風塵辛苦意。諳盡愁滋味。別後訴飄蓬。除非春夢中遮入下章。

◆016 又

高梧夜鶻驚飛起入夢。月明簾外天如水。燈背小紅樓。殘鐘咽暮秋。萬千珍重意。互拭羅衫淚。依約夢回時夢醒。橫窗竹影移。

◆017 又

玉樓明月關情處鎖上五章。者番同向長干住。轉近轉難親。分明夢裏人。翠眉

⁵⁰ 以下詞 013-014、016、018-023 九闕，各有數句亦見稿本卷六所引。云：「或問余所作艷詞，以何為法。余曰：余固嘗言之，根柢於〈風〉、〈騷〉，涵泳於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艷體亦無不可。蓋綺語已屬下乘，若不能取法乎古，更於淫詞褻語中求生活，則吾豈敢。余舊作艷詞，大半付丙，然如〈菩薩蠻〉十二章，有云：『簫鼓畫船歸。雙雙蝴蝶飛。』又『太息鏡中緣。當時意惘然』又『新愁舊恨年年有。重逢又是春歸後。覲面悄無言。低頭弄素紈』又『心事素娥知。月明三五時』又『高梧夜鶻驚飛起。月明簾外天如水。燈背小紅樓。殘鐘咽暮秋』此章係述夢境』又『小立影珊珊。春風羅袖單』又『一杯桑落酒。薄醉黃昏後。勸飲意殷勤。低回攏鬢雲』又『柳棉吹盡春寒側。為誰含怨中庭立』又『草草理殘妝。春山眉黛長』又『花枝嬌欲並。杳杳青鸞信。竹外一枝斜。輸他桃李花』又『宛轉繡花枝。當窗理亂絲』又『楊柳夜烏飛。愁中音信稀』又『夢雲依約無憑據。孤根嫩葉禁風雨。掩袖淚痕多。鬆鬆挽髻螺』又『千里雁書來。秋風落葉哀』又『去去莫回頭。煙波江上愁』雖屬艷詞，似尚不背於古。」見頁 218-220。

愁不展。咫尺天涯遠。誰為洗煩冤。情深無一言。

◆018 又

屏風六曲深深掩。眾中早被蕭郎見。小立影珊珊。春風羅袖單。 一杯桑落酒。
薄醉黃昏後。勸飲意殷勤。低回攏鬢雲。

◆019 又

柳棉吹盡春寒側。為誰含怨中庭立。草草理殘妝。春山眉黛長。 花枝嬌欲并。
杳杳青鸞信。竹外一枝斜。輸他桃李花。

◆020 又⁵¹

卷簾人倚東風下。亭亭瘦影秋相亞。宛轉繡花枝。當窗理亂絲。曲意求全，苦心孤詣。
生來高格調。慣惹閒煩惱。楊柳夜烏飛。愁中音信稀。含蓄無限，情事妙只不露。

◆021 又

夢雲依約無憑據。再鎖一筆。孤根嫩葉禁風雨。掩袖淚痕多。鬆鬆挽髻螺。 翠娥
愁黛淺。苦語還相勸。風景暗銷魂。寒燈一點昏。

◆022 又

夜來噩夢殊堪訝。無端幻作傷心話。再記夢。千里雁書來。秋風落葉哀。 西湖煙
水好。莫惜紅顏老。無計挽斜暉。空教淚滿衣。

◆023 又

秋深又是傷離別。車輪腸轉真應折。去去莫回頭。煙波江上愁。 常時相見候。
每恨分離驟。從此見應難。相思獨倚闌。

層次井然，因逐章注之。（門生許正詩識）

麗而有則，雅而不纖，合端己、正中為一手。（受業甥包榮翰識）

⁵¹ 本闕另收入《全清詞鈔》，無注語，見卷 29，頁 1495。

◆024 〈摸魚兒〉⁵² 竹庵將有遠行，賦此留之⁵³。

又匆匆、幾聲杜宇。今年花事如許。萬千紅紫都休了，那有送君南浦。王十五⁵⁴。試問汝、天涯芳草歸何處。功名浪語。算四海為家，萍踪絮影，隨意逐鷗鷺⁵⁵。思歸賦，我亦飄零羈旅⁵⁶。浮名慣把人誤。朝吳暮越成何事，冷落高陽舊侶。君莫去。君不見、亂山相向愁無數。留君少住。願翦燭西窗，一杯相屬，同聽夜深雨。

又淒婉又勁直，隨筆寫來，無限感喟。（姪兆焯謹註）

◆025 〈浪淘沙〉⁵⁷

殘日照平沙。煙際歸鴉。黃昏風起暮雲遮。消息不知郎近遠，楊柳天涯。簾卷月鉤斜。燈背紅紗。尋思前事漫嗟呀。一自綠雲歸去也，空怨年華。

低徊婉轉，情韻並勝。（姪鳳章謹註）

◆026 〈金縷曲〉⁵⁸ 九日登岳墩感懷

四壁龍蛇走。捲春潮、靈旗颯沓，風馳雨驟。舊壘荒涼餘戰氣，落日寒山影瘦。望烽火、隔江隘口。不斬樓蘭終不返，恨未能、痛飲黃龍酒。追往事，空搔首。絲絲慘結秋陰候。撫危闌、生平細數，儘多僝僽。三十男兒仍落拓，何論中年以後。況又值、西風重九倒插此句見筆力⁵⁹。破帽多情偏戀我，問何人、印佩黃金斗。中原望，悲風吼。

議論縱橫，魄力雄偉，此是何等氣概！（門生許棠詩識）

⁵² 亦見稿本卷八，與懷王竹庵諸詩（017、047-049、055）連書。云：「詞則倡和者不下十餘首，大半率意之作，都無存稿，僅記〈摸魚子〉一闕云……。竹庵得詞，憂喜交集。此余十七年前作，現詞境變而益上矣。使竹庵見之，又不知喜慰如何也。」見頁 301-302。

⁵³ 稿本作「甲戌春暮，竹庵將有遠行，賦此留之」。

⁵⁴ 此句下稿本有注：「竹庵行十五。」

⁵⁵ 此句稿本作「冷夢狎鷗鷺」。

⁵⁶ 此句下稿本有注：「時余家在黃巖，余則往來吳越。」

⁵⁷ 亦見稿本卷六，云：「戊寅秋，余作〈浪淘沙〉云……，書以誌一時之感。」見頁 203。

⁵⁸ 此詞後半闕文字，亦見稿本卷 7，頁 260。另見《詞話叢編》本，卷 5，頁 3907-3908。

⁵⁹ 稿本原有此注語，已被勾刪。

◆027 〈浪淘沙〉 漏下三鼓，讀飛卿「詞客有靈」二語，爲之三歎，感賦此闕。時己卯九月二十日也。

涼月照空階。幽恨難排。秋風庭院滿蒼苔。竹韻泠泠虛籟響，無任徘徊。消息不歸來。夢冷秦淮。而今詞客總蒿萊。無主霸才空悵望，銅雀荒臺。

悲壯蒼涼，結寓感慨。（受業王宗炎識）

◆028 〈菩薩蠻〉⁶⁰

翦綉翠幄深深處。畫屏金雀雙雙舞。鸞鏡照花枝。低回攏鬢絲。上二句言託根之厚，此二句言修飾之工。敢將脂粉棄。知合時宜未委曲求全。寂寞倚闌干。小窗春夢殘。結言所遇之卒不合也。

◆029 又

江南春信歸來早。江南紅豆相思老。心緒落花知。流鶯故故啼。此汪彥章所謂「無奈這一隊畜生何」也。捲簾天正遠。不見西飛燕。隔院自笙歌。劇憐春恨多。結言歡感不同。

淒豔絕世，氣味深長，中仙之匹也。（姪兆煊謹註）

伊鬱中饒蘊藉，厚之至也。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古今絕調，難求嗣響。蒿庵詞幾欲上掩古人，惟〈菩薩蠻〉諸篇，雖窮極高妙，究不能出飛卿之右。蓋詞各有極，既振其蒙矣，又何加焉？後人爲此調者，本諸〈風〉、〈騷〉，參以溫、韋，無害大雅，便算合作；更欲駕飛卿上之，不能也。是作庶幾飛卿乎！（受業甥包榮翰謹註）

◆030 〈蝶戀花〉⁶¹ 舊作〈蝶戀花〉四闕，餘情未盡，復述四章。

⁶⁰ 以下二闕，亦見稿本卷六，詞前云：「飛卿〈菩薩蠻〉，古今絕調，難求嗣響。蒿庵諸詞，幾欲上掩古人，惟〈菩薩蠻〉十三章，雖窮極高妙，究不能出飛卿之右。蓋詞各有極，既振其蒙矣，又何加焉？後人爲此調者，本諸〈風〉、〈騷〉，參以溫、韋，無害大雅，便算合作；更欲駕飛卿上之，則不能也。余曾賦兩闕云……『翦綉』二語，言托根之厚，『鸞鏡』二語，言修飾之工，即〈離騷〉『內美修能』意。不棄脂粉，委曲求全，寂寞夢殘，言所遇之卒不合也。次章云……『流鶯故故啼』，即汪彥章所謂『無奈這一隊畜生何』也。結言歡感不同。二詞於伊鬱中饒蘊藉，厚之至也。」見頁 202-203。

⁶¹ 以下四闕，亦見稿本卷六，接書於「〈蝶戀花〉一調，最為古雅」一條之後(006-009)，云：「越五日，情有未盡，不能無言，續賦四章，覺孤詣苦心，愁腸鬱思，均可於言外領會。首章云……，次章云……，三章云……，四章云……。此類皆多比興之旨，不至遺譏於浮薄。」見頁 199-201。

迢遞聲催花外漏。滿院鶯啼，殘夢醒時候。臨水高樓凝望久。陌頭折盡青青柳。
風景而今還是⁶²舊。強起開簾，春燕歸來否。欲拾殘紅遲素手。憑欄不覺黃昏後。

◆031 又

鑪篆香消人意倦。春夢岑岑入夢，不隔閒庭院。曉雨初過寒尚淺。穿簾只有雙飛燕。
玉洞桃花難久戀。山瀑飛來，百尺跳珠濺夢境。一片溼雲愁不展。夢回依舊天涯遠夢醒。

◆032 又

閒倚江樓頻目送。過盡征帆，江上閒雲擁。紅豆枝枝和淚種。相思都付迴潮湧。
曾說碧梧棲彩鳳。落盡桐花，此恨君應共是懸想語，亦是厚道語。王漁洋⁶³之「郎是桐花，妾似桐花鳳」，不過綺麗聰明語耳，解人自辨之。芳草不曾來入夢。碧闌干外春陰重。

◆033 又

小字紅箋曾遠寄。一夢三年，滅盡懷中字。觀此可知上章「此恨君應共」五字之厚。江閣不堪重徙倚。萋萋芳草愁無際。
山外斜陽雲外水。淚盡南天，竟日空凝睇。欲說相憐無好計。錦書何處緘紅淚。

〈蝶戀花〉一調，最為古雅。「六曲闌干」唱後，幾成絕響。一千年來，復得復堂六闌、蒿庵四闌，可以嗣響正中，此外鮮有合者。續賦四章，合前四章讀之，真欲抗美古人矣！（姪鳳章謹註）

氣味深厚，耐人咀嚼。曾記昔時，舅氏以近作四章郵寄見示，證詞境之一變；至今思之，猶覺泫然。（受業甥包榮翰謹註）

◆034 〈更漏子〉⁶⁴

⁶² 此字稿本作「似」，見頁 200。按：作「還是」，意味遠遜矣。

⁶³ 原誤作「王漁陽」，逕改。

⁶⁴ 以下三闋，亦見稿本卷六，云：「飛卿〈更漏子〉三章，後來無人為繼，惟蒿庵一闋為高境。秋宵不寐，哀感無端，賦〈更漏子〉三闋以寄懷，書之於左，都忘工拙。首章云……。次章云……。三章云……。」見頁 201。

颺輕煙，收急雨。花外沉沉鐘鼓。羅袖薄，淚痕濃。思君春夢中。西風起。人千里。今夜月明如水。燈漸燼，雁還飛。夢君君豈知。

◆035 又

鳳盟寒，鸞信杳。離夢近來多少。風不定，月初沉。空階絡緯聲。芙蓉岸。秋江畔。惆悵落紅零亂。煙漠漠，草淒淒。玉驄何處嘶。

◆036 又

漏纔停，鐘漸動。記不分明殘夢。啼綠蕙，怨紅蘭。瀟湘雲水寒。腸欲斷。車輪轉。開篋淚痕都滿。春夢杳，別情長。蟲聲迎曉霜。

三詞可與飛卿相伯仲。（受業甥包榮翰註）

仙思鬼境，全得力於楚〈騷〉。（姪兆煊謹註）

◆037 〈蝶戀花〉⁶⁵ 中宵不寐，萬感交集，賦〈蝶戀花〉一闋。天下後世見我詞者，皆當興起無窮哀怨，且養無限忠厚也。

采采芙蓉秋已暮。一夜西風，吹折江頭樹。欲寄相思憐尺素。雁聲淒斷衡陽浦。贈我明珠還記否。試撥鶉絃，更欲從君訴。蝶雨梨雲渾莫據。夢魂長繞南塘路。

采采芙蓉，日暮途窮之感；西風折樹，言所如輒阻也。欲寄相思，情不能忘；雁聲淒斷，書無可達。明珠憶贈，舊事關心；鶉絃更訴，不忍薄待其人。雨雲無據，明知訴必無功；夢魂長繞，意雖不達，情總不斷也。可以觀，可以怨，鬱之至，厚之至。詞至是，乃蔑以加矣！

（受業甥包榮翰註）

◆038 〈滿庭芳〉⁶⁶

⁶⁵ 亦見稿本卷六，云：「庚辰秋九月，中宵不寐，萬感交集，賦〈蝶戀花〉一闋。天下後世讀我詞者，皆當興起無窮哀怨，且養無限忠厚也。詞云……。余甥包榮翰字樹人云：『采采芙蓉，日暮途窮之感；西風折樹，言所如輒阻也。欲寄相思，情不能忘；雁聲淒斷，書無可達。明珠憶贈，舊事關心；鶉絃更訴，不忍薄待其人。雨雲無據，明知訴必無功；夢魂長繞，意雖不達，情總不斷也。可以觀，可以怨，鬱之至，厚之至。詞至是，乃蔑以加矣！』見頁 207-208。又此闋收入《全清詞鈔》，卷 29，頁 1495。

⁶⁶ 亦見稿本卷六，云：「越五日，復作〈滿庭芳〉詞云……。哀怨與上〈蝶戀花〉一闋同，而沖厚之意微減。」見頁 208。按：〈蝶戀花〉，見詞 037。

潮落楓江，雲迷篁谷，雁聲嘹唳秋空。華筵樽酒，曾記敘離悰⁶⁷。前度湘皋佩解，煙檻外、波碧蘭紅。高樓望，粘天衰草，無處問征鴻。飄蓬。憐綠鬢，誰歌楚些，弄影雲中。歎盤心非故，老盡芙蓉。永夜霜砧入破，釵梁卜、心事誰同。燈將燼，西窗夢醒，殘月五更鐘。

此篇較上〈蝶戀花〉一闋，幽怨過之。（受業甥包榮翰註）

◆039 〈醜奴兒慢〉⁶⁸

嫩寒破曉，簾外落紅成陣。鎮幾日花昏柳暗，雨溼雲封。婉婉年華，一時都付鳥聲中。小窗夢冷，西樓月淡，影掠孤鴻。記否年時，游絲繫處，不礙簾櫳。歎此日、飄殘清淚，遺悞花工。寂寞空山，更無人與說殘紅。野煙深鎖，儘伊憔悴，莫怨東風。

有感而發，極鬱極厚，白石、碧山，合而為一。（受業甥包榮翰謹註）

◆040 〈蝶戀花〉⁶⁹

鎮日雙蛾愁不展。隔斷中庭，羞與郎相見。十二闌干閒倚遍。鳳釵壓鬢寒猶顫。昨日江樓簾乍捲。零亂春愁，柳絮飄千點。上巳湔裙人已遠。斷魂莫唱蘋花怨。

◆041 又

誰道蓬山天外遠。曉起開簾，重見芙蓉面。驪髻籠雲眉翠斂。低頭不覺朱顏變。避入花陰藏不見。細拾殘紅，不語思量遍。小院新晴寒尚淺。秋風先已捐團扇。

〈騷〉情苦韻，屈子遺音。（受業王宗炎謹註）

⁶⁷ 「悰」，《詞存》原作「踪」。按：稿本作「悰」，《正字通》：「悰，音叢，情緒也。」茲據改。「離悰」猶言「離情」。

⁶⁸ 亦見稿本卷六，云：「丙戌之秋，余曾賦〈醜奴兒慢〉一篇，極鬱極厚，有感而發也。詞云……。」見頁 208-209。

⁶⁹ 以下二闋，亦見稿本卷九，首闋詞後云：「此余〈蝶戀花〉詞也。怨而不怒，尚有可觀。越二日，又賦一闋云……。決絕如此，未免怨而怒矣。然自是幽鬱。」見頁 326-327。另見《詞話叢編》本，卷 7，頁 3946，唯刪去「然自是幽鬱」五字。

◆042 〈鷓鴣天〉⁷⁰

一夜西風古渡頭。紅蓮落盡使人愁。無心再續西洲曲，有恨還登昨艫舟。 殘月墮，曉煙浮。一聲欸⁷¹乃入中流。豪懷不肯同零落，卻向滄波弄素秋。

信筆寫去，自饒深厚，此境最不易到。（王耕心評）

夷猶宕蕩，西泠十子中最高之境。（門生王宗炎識）

◆043 〈菩薩蠻〉⁷²

青山斷續江如帶。孤帆直刺青山外。疏柳短長亭。離人夢未醒。 斷雲橫別浦。芳草和煙雨。燕子畫樓西。春歸人不歸。

沉鬱深厚，全得力於楚〈騷〉。（門生許棠詩識）

◆044 〈金縷曲〉⁷³

節過重陽矣。渡蘆洲、數行哀雁，暮天聲起。王粲登樓空悵望，落日蒼煙無際。消不盡、胸中塊壘。箕踞狂呼聊復爾，拭青萍、夜夜光凝紫。便欲擊，唾壺碎。黃花小圃饒秋意。掃蒼苔、眠裊藉草，徑須覓醉。得失雞蟲何足數，一笑浮雲富貴。聊自學、田家生計。不信馬周終落拓，倒金尊、且了東籬事。更不下，窮途淚⁷⁴。

筆致疏散而氣自道鍊。（姪兆煊謹註）

◆045 〈滿江紅〉 江口送客之淮徐，余亦有天台⁷⁵之行。

⁷⁰ 亦見稿本卷六，云：「詞有信筆寫去，若不關人力者，而自饒深厚，此境最不易到。余曾賦〈鷓鴣天〉一闋云……。」見頁 328。另見《詞話叢編》本，卷 7，頁 3947。又此闋收入《全清詞鈔》，卷 29，頁 1494。

⁷¹ 原誤作「欸」。「欸」為「款」之異體，逕改。《全清詞鈔》亦作「欸」，見卷 29，頁 1494。

⁷² 亦見稿本卷十，云：「余曾作〈菩薩蠻〉云……。起二語嫌著力，餘皆悲鬱而和厚，有風人遺意。」見頁 372。

⁷³ 此闋部分文字亦見稿本卷七，引錄「箕踞狂呼聊復爾」以下文字後，云：「此類非無才思，皆不足語於大雅。」見頁 260-261。《詞話叢編》本則刪去「此類非無才思」一句，見卷 5，頁 3908。

⁷⁴ 稿本此句下有小注云：「余戊子捷南闈，詩題『金盞浮菊催開宴』，此亦詞識也。」

⁷⁵ 本闋詞題與內文「天台」，原皆作「天臺」。逕改。

杯酒長亭，我醉矣、為君起舞。君不見、謝王門第，已成塵土。只有鍾山青不斷，隨君直向淮安去。捲西風、木葉晚蕭蕭，秋將暮。功名事，渾無據。英雄淚，都如注。又我南君北，萬端離緒。此去天台尋舊蹟，桃源隔斷人間路。但勸君、莫過憤王祠，悲風怒。

悲鬱之情，勃不可遏。（姪鳳章謹註）

◆046〈倦尋芳〉⁷⁶ 紀夢

涼生羅幕，風颭秋燈，庭際蟲語。碧海沉沉，誰分者回重聚。江上芙蓉凝別淚，橋邊楊柳牽離緒。望南天，數層城十二，夢魂飛渡。正颯颯、梧梢送響，攬入疏砧，殘夢無據。倚枕沉吟，禁得淚痕如注。欲寄書無千里雁，最傷心是三更雨。待重逢，卻還愁，彩雲飛去。

一味樸直，純以神行。（受業甥包榮翰識）

補遺

◆047〈憶江南〉⁷⁷

離亭晚，落盡刺桐花。江水不傳心裏事，空隨閒恨到天涯。歸夢逐塵沙。

◆048〈臨江仙〉⁷⁸

落日江干分手處，無端重見雲英。眉棱猶帶遠山青。多卿珍重意，苦語慰飄零。

⁷⁶ 此闕自「江上芙蓉凝別淚」以下文字，亦見稿本卷六，云：「余曾作〈倦尋芳〉紀夢，云……」。其前即「或問余所作豔詞以何為法」一條。陳父將該條「然如〈菩薩蠻〉十二章」以下全數刪去，與此條合併為一，已見緒論所述。見稿本，卷6，頁219-220；《詞話叢編》本，卷5，頁3887。

⁷⁷ 以下六闕不見於《詞存》，據《詞話》補錄。本闕見稿本卷六，在〈倦尋芳〉(046)之下引錄此詞，同屬「皆可與〈菩薩蠻〉十二章參看，措語亦無纖佻浮薄之弊」一類。見頁220；另見《詞話叢編》本，卷5，頁3887。

⁷⁸ 以下二闕見稿本卷七，云：「眉生好為豔詞，間作壯語。余友王竹庵鳳起亦有此癖。余初為詞，亦不免淫冶叫囂之失。猶憶丙子報罷後，宴竹庵座中，賦〈臨江仙〉云……又〈金縷曲〉秋江送別，座有歌者，即癸酉春竹庵座中所見也。琵琶三弄，哀怨不勝，為賦此曲」云……。」見頁259。另見《詞話叢編》本，卷5，頁3907。

颯颯西風摧勁羽，蕭郎憔悴而今。賓鴻嘹唳過前汀。紅燈搖客夢，明月碎秋心。

◆049 〈金縷曲〉 秋江送別，座有歌者，即癸酉春竹庵座中所見也。琵琶三弄，哀怨不勝，為賦此曲。

鵲血凝羅袖。撥檀槽、輕籠漫撚，雙蛾淺逗。訴盡半生恩怨語，颯沓悲風來驟。正鴻雁、初飛時候。一曲琵琶彈未徹，已青衫、為汝重重透。再為我，一揮手。當年絲竹春江口。惜韶華、良辰莫負，暗拋紅豆。今日雲英還未嫁，我亦杜陵消瘦。又待折、渡頭楊柳。眼底茫茫分南北，也無心、再進當筵酒。江月白，浪花吼。

◆050 〈臨江仙〉⁷⁹

八月西風吹客袂，初程少駐征鞍。雁聲嘹唳碧雲端。高城天共遠，回首淚闌干。短荻長蘆秋瑟瑟，水邊紅蓼花殘。冰輪寂寞夜江寒。迴潮如有恨，嗚咽繞前灘。

◆051 (殘) 〈洞仙歌〉

荒江晚泊，艤蒹葭深處。回首高城墮煙霧。正酒懷落寞，旅夢淒迷，愁欲絕、況是短篷疏雨。(此為上片)

◆052 (殘) 〈齊天樂〉⁸⁰ 為楊某題憑欄美人圖

樊川舊愁頓觸，歎梨雲夢杳，鎖香何處。翠袖天寒、青衫淚滿，怕聽棟花風雨。(此為下片)

⁷⁹ 以下二闋見稿本卷九，云：「乙酉鄉試，泄瀉委頓，草草完卷。歸舟望月，秋氣沈寥，曾賦〈臨江仙〉云……。意不深而情勝。明日阻雨，又賦〈洞仙歌〉一闋，上半闋云：『荒江晚泊，……。』亦即上章之意，詞境皆淺，聊寄吾懷而已。」見頁327。另見《詞話叢編》本，卷7，頁3947。

⁸⁰ 此闋見稿本，卷6，頁220。與〈倦尋芳〉等同屬於「可與〈菩薩蠻〉十二章參看，措語亦無纖佻浮薄之弊」一類。另見《詞話叢編》本，卷5，頁3887。

白雨齋詩鈔 丹徒陳廷焯亦峯著
同 里高壽昌評選
受業甥包榮翰校刊

◆001 〈織婦歎〉

明河互天月在戶，玉堦淒冷秋蟲語。黃繭繅絲未成匹，停梭倚柱情如縷。東家繡闥綺羅香，西家夜夜織流黃。十指穿鍼澀不開，蓬門蕭瑟來清商。儂心如織愁千疊，抽刀斷機長決絕。空庭月落秋風急，中夜起坐三歎息。

託意遙深。

◆002 〈少年行〉

主人良宴會，歡樂幸及時。側坐一少年，云是燕中游俠兒。去年走馬三邊地，萬里長征馳鐵騎。軍中密奉將軍令，此虜初降未足恃。夜誅降將是故人，知己相逢驚把臂。見危不救非英雄，導言遠適南山避。壯士從來熱血灑，罷官歸獵長城下。

罷官歸獵，初無繫戀者，存如趙相虞卿之解相印與魏齊偕亡者是。然降將既云知己，則其心迹皎然可信，非漫然私及故人而忘公議者可比。讀此詩，可以悟「無邪」之旨。

◆003 〈出東門〉

出東門，何所之。平原莽莽幾萬里，黃狐晝泣西風悲。但看古來豪傑士，功名坎壈空爾為。矧余駑鈍力不足，憂愁鬱結當告誰。天寒水遠不得渡，不如長嘯歸山去。

◆004 〈塞上曲〉 哀初從軍也

一唱塞上曲，再唱塞上曲。黑雲一片挂城頭，驚雷裂石崩陵谷。去年上將西出師，北方健兒夜拔旗。父兄妻子不相顧，惟將雙淚沾裳衣。年少從征猛如虎，入塞何知邊地苦。將軍置酒夜擊鼓，胡兒胡婦教歌舞。殷勤唱到古涼州，十萬貔貅淚如雨。夜來偷出輪臺去，依稀重認三邊路。白草蕭蕭八月天，黃河冰薄不得渡。平原日落西風來，山石亂走揚塵埃。戰場枯骨飛劫灰，天陰鬼哭聲哀哀。

◆005 〈塞下曲〉 哀久從軍也

我歌塞上曲，黑雲壓我屋。塞下曲未終，慘澹來悲風。十年長城下，鄉里久隔絕。道逢故鄉人，殷勤問消息。執手前致詞，欲語聲嗚咽。君家復何有，蕭然見四壁。妻子久離居，往事不可說。男兒遠從征，及壯當封侯。封侯久無分，白骨委荒邱。軍書昨夜下，烽火警邊頭。身且不自保，誰能為家謀。黃蒿古城夜吹角，高秋八月風沙惡。野壙熒熒燐火飛，祁連山頭月初落。明朝胡騎紛馳驅。十盪十決爭先呼，意氣直欲吞單于。功成未必受上賞，欲言不敢空踟躕。

「身且不自保，誰能為家謀」若無意於家也者，意更痛切。「黃蒿」四語，神似嘉州。

◆006 〈車遙遙篇〉 悲遠商也

車遙遙，直下萬里多蓬蒿。黃雲隴底變秋色，奇鷓夜叫猩猩號。小橋一木撼巖口，槎枒缺裂吞崩濤。輿人躑躅不敢上，瘦奴病馬皆惆悵。四山枯葉生悲風，迴風吹我入雲中。去年走吳越，今年歷山阿。不然歸來北窗臥，兒啼女泣疇能那。

前路狀遠商，經歷奇險不堪之境；結用反掉，筆如龍蛇夭矯，不可捉摸。

◆007 〈孤雁行〉

女蘿依喬松，枝蔓互盤鬱。秋風動地起，摧折無顏色。有客愀然悲，倚松長太息。太息問何為，為君前致詞。可憐秦羅敷，嫁作蕩子妻。結髮為君婦，君情良不虧。南中音信至，長當從此辭。別離在一朝，相思百年悲。明晨送君去，念此中腸摧。忽忽日西落，湛湛月上時。凜凜夜已闌，喔喔鳴晨雞。君行日以遠，妾行去聲君當知。思君如流水，送君向大堤。淒淒復淒淒，苦語不能訴。鸛鶴雙雙飛，蝴蝶雙雙舞。鴛馬立踟躕，繫在白楊樹。今日北風寒，分手淚如雨。二月下蘇常，三月到維揚。維揚天下勝，十二錦屏張。東家有好女，巧笑鬪新粧。凌波微步淺，羅裙從風颺。芳華豔朝日，一見斷人腸。不惜千金資，買笑入君堂。魚肉既已賤，焉知蔬菜香。絲帛不足貴，安用布葛裳。生當忘故土，死當終異鄉。蕩子既不歸，孤妾空淚垂。垂淚豈得已，貧賤今如此。父母已云亡，兄弟將誰倚。守身固云難，依人亦可恥。何以報君恩，死生不相棄。何以明妾志，貞心誓江水。嗚呼一歌孤雁行，烏啼月落秋風鳴。

「君行日以遠，妾行君當知」為一篇關目。中言蕩子之得新忘故，末則申明「妾行君當知」

之意。胎息既正，動與古會。

◆008 〈古謠〉

北邙山，草新綠。婁豬化為人，夜夜食人肉。

◆009 〈寄衣曲〉

蕩子久從征，十年竟不返。寒夜寄征衣，山川太遙遠。燈花亦無情，砧杵千家聲。四壁何啾啾，蟋蟀中宵鳴。北風怒叫秋蕭瑟，年年夜夜難為別。新衣莫訝唾花紅，是妾心中眼中血。殷勤記取別離時，征夫萬里知不知。

◆010 〈老馬行〉 憐老將也

蹄高八尺身丈四，飄飄遠自蒲梢至。轉戰邊場三十年，萬里雄心猶未死。重摹老眼下西郊，驚霆突出天為高。長鳴大嘶不能止，平沙落日風蕭蕭。古來烈士報君父，拔劍悲歌淚如雨。李蔡還先李廣侯，下中人物何堪數。歸來隴畝久荒蕪，田園寥落無居處。嗚呼老馬爾勿悲，途窮日暮誰得知。

出奇全在轉換。

◆011 〈浩歌行〉

騰蛇欲升天，吁嗟浮雲多。黃雀入大海，浩淼臨深波。生年二十不得意，日月去去如擲梭。朝飲黃公一杯酒，脫帽露頂衣懸肘。酒酣氣作蛟龍吼，老魅驚死雷霆走。男兒偏刺促，拔劍歌終曲。城南桃李昨夜開，千樹萬樹春雲栽。須臾風起成劫灰。歌聲苦，詞亦切。歌者聽者都愁絕，再續前歌重擊節。朱旗耀人長安街，雲車風馬轟如雷。美人夜舞白玉臺，豔歌一曲酒一杯。冷香細嚼紅玫瑰，氍毹促坐羯鼓催。鴝鵒怒叫餓鴟哭，許史金張安在哉。空堂蔓草竄狐兔，紋窗綺閣生莓苔。曲終躑躅余心哀。

◆012 〈訣絕詞〉 刺棄故舊也

訣絕復訣絕，淒淒與君別。園中有李他人食。蓮子青青不可摘，老烏啞啞入我室。憶昔適君時，自謂可君意。豈料君心多反覆，一朝與我長相棄。只戀新人樂，不念舊人苦。記得孤燈挂壁時，夜夜為君織紈素。爾時與君相扶持，君今棄我無他故。

君言新人好，極盛難長保。今日桃李花，明日霜楓老。在山泉清出山濁，君家夜夜秋風惡。

「記得孤燈」數語，可以怨矣。

◆013 〈塞外曲〉

昨夜西風起，蕭條邊塞秋。故鄉書久斷，莫上最高樓。

◆014 〈驅車行〉

鶴子高高飛，飛上蒼梧枝。我生何為多刺促，驅車四顧無所之。思涉大海陽，東訪赤松子。海水直下一萬里，十人未渡九人死。男兒慕富貴，亦須致身早。征途多嶮巖，不見長安道。北風折百草，慘澹江頭樹。崩沙惡浪不可渡，驅車便向雲中去。

◆015 〈棄婦篇〉 刺不擇交也

蓬麻雜繭絲，絲麻紛亂不可治。憶妾錢塘江上住，君馳怒馬城南路。感君纏綿意，贈妾雙鳳釵。遺君玉搔頭，兩好毋相猜。玉釵既合從君去，十年新種相思樹。君本通侯閥閱家，越女吳姬不知數。人生富貴難長保，秋月春花幾時好。貧賤終知世所輕，一朝遺棄同衰草。還君金珠玳瑁簪，太息欲絕淚難任。

◆016 〈空明月〉 遠譏構也

大江一輪月，散作琉璃光。江波化煙月化水，空明一片搖寒芒。妾心耿耿亦如此，與君同生亦同死。浮雲蔽日多疑似，珍重秋風寄雙鯉。

「江波」句比擬奇妙，末七字醒出「遠」字意。

◆017 〈秋怨〉⁸¹

玉關千里斷消息，洞庭木落秋風生。夜寒反側不能寐，城頭喔喔聞雞鳴。雞鳴欲曙猶一作天未曙，此夜知君在何處。紅燈如霧紗如煙，涼月沉沉夢中語。

⁸¹ 此首亦見稿本卷八，云：「余友王竹庵，工詩詞而未造深厚之境，余賦〈秋怨〉詩，有云……竹庵歎為幽絕，以為不厭百回讀也。癸酉年，與余唱和甚多，余時年二十一，竹庵長余九年。後聞其游楚粵間，援例得縣丞，大吏薦擢知縣。與某公不合，愴抑鬱，年未四十下世。可哀也已。」見頁 299-300。另見《詞話叢編》本，卷 6，頁 3932。

幽深之境，不以警策見長。（受業甥包榮翰識）

◆018 〈鍊丹臺〉

泱泱白雲浮，滄江入座流。丹青圖鬼物，風雨暗龍湫。
木落千峯出，潮迴萬谷秋。十年塵土夢，吾道付莊周。

◆019 〈懷王竹庵〉

雨過秋氣清，飛湍瀉幽谷。兩三螢火青，閃閃傍寒竹。
此時北山裏，故人隱茅屋。應念遠遊子，抱琴傷孤獨。

◆020-024 〈感遇五首〉

秋風西北來，颯颯飛驚沙。荒墳一憑眺，髑髏生齒牙。石麟久委棄，幽隧盤長蛇。
往事如浮雲，志士空感嗟。蕭瑟今如此，桃李何時花。

羣動競啖食，浮游禍之門。矯矯鬼谷子，高隱無垢氛。空梁巢乳燕，絕壑啼哀猿。
落日山氣靜，隱隱聞松聲。清溪見明月，石齒何嶙嶙。深山忘寒暑，嘯傲無煩言。
悲彼嗷嗷者，歎息為傷神。

孤鴻東南來，隨我西北飛。豈無網與羅，憐爾不能歸。振翮鳴中夜，哀音聲慘悽。
徘徊空林間，三匝何所依。寄言游俠子，慎勿忽其微。

洛陽多名花，繽紛好顏色。宛轉如有情，春人舊相識。一朝秋風來，烈烈吹枯骨。
霜雪增慘悽，見者徒歎息。何如南澗松，堅貞守其質。不借春風開，甯為歲寒屈。

淮南多悲風，之子在北岑。登高望千里，平原莽荆榛。眾趨賢所避，窮愁何足論。
先師遠垂訓，憂道勿憂貧。至人貴藏輝，抱樸存其真。思君默無語，欲言難具陳。
願君加餐飯，無為多苦辛。

胎源出於嗣宗，而別其精神面目。古奧蘊藉，兼而有之。

亦和愉，亦悲怨，如讀〈詠懷〉十七首。（受業甥包榮翰識）

◆025 〈九月二十四日題焦山松寥閣左壁〉

蜀江西下七千里，山脈直與岷峨通。江流到此一縛束，亂崗合沓迴雲龍。丹崖紺殿莽敬側，斧鑿不異神鬼工。試窮幽壑謁仙隱，四圍松竹趨靈宮。古鼎駁犖暮光紫，豐碑斷折莓苔封。臨江樓觀更奇絕，迴欄噴薄洪濤中。捫蘿一逕陟絕巘，危亭杳靄盤虛空。登高四望天地闊，拊髀我欲呼洪濤。江山如此只半壁，寄奴王者非英雄。年來兵革幸休息，隔江又見旌旗紅。時俄人背約，江海防甚嚴。側身西北一回首，夕陽慘澹來悲風。天吳劈海妖蛟怒，對此感激蟠心胸。丈夫蹤迹不殊俗，祇今誰復知吳蒙。山鐘欲動晚煙滅，大江日落天磨銅。何當載歌白雲去，乘桴直到滄溟東。

◆026 〈宿松寥閣〉

山光入古寺，落葉莽蕭蕭。巖月墮危石，江風生夜潮。
鐘聲傳隔嶺，兵器薄層霄。倚枕不能寐，狂歌慰寂寥。

◆027 〈晤王竹庵〉

十年宦海閱風波，客邸相逢兩鬢皤。一事語君倍惆悵，舊游零落已無多。

◆028 〈感事〉

白草蕭蕭古戰場，旌竿慘澹暮雲黃。運籌未必輸前席，拔劍猶堪擊大荒。
絕域功名班定遠，中興事業郭汾陽。如何夢繞南雲外，又見飛塵達建章。

◆029 〈寒夜獨酌〉

微風吹水水不波，繁星耿耿橫天河。夜長不寐萬感集，十年塵夢空蹉跎。稚子無知勸我酒，酒酣拔劍蛟龍吼。世間快意亦何限，三十黃金印懸肘。我今鬱鬱三十年，陶冶不過新詩篇。紙窗蕭摵風雨破，昏燈半壁搖寒煙。窮年矻矻非吾志，脫帽狂歌不得意。願傾海水入尊罍，一洗胸中不平事。

◆030 〈望極〉

望極雲山遠，春心一半灰。梅花不解意，故傍小窗開。

◆031〈即事〉

籬曲花初放，城南柳漸舒。凍雷穿竹筍，春雨長溪魚。
地僻人來少，園荒我自鋤。向來甘淡泊，疲熱又何如。
不求矜鍊，已臻高格。

◆032-033〈古意二首〉

盛年守空房，含悽抱瑤瑟。思君未敢言，西風入簾隙。

羅衣生夜寒，棄捐不可用。起視秋河邊，微雲澹如夢。

◆034〈送別〉

星河耿耿夜迢迢，幾葉風帆趁子潮。唱到陽關三疊後，相看無語各魂銷。

◆035〈臨行〉

楊柳青如此，離亭日落初。臨行無別語，珍重數行書。

◆036〈閒居〉

殘陽沒西山，茅屋延孤影。稍稍林月上，瑟瑟風枝勁。枝條一何勁，繁霜一何盛。
萬象洗清秋，高空墮明鏡。閒居悟生理，托跡甘幽屏。久慕舌為柔，何用悼前猛
昌黎詩：「趨營悼前猛」。

萬象清秋、高空明鏡，想見作者胸次。慕舌為柔，即「至人貴藏輝」之意。此詩託興甚微，
是亦峯閱歷有得之作。

◆037-038〈無題二首〉

細數歸期未有期，夢魂偏在曉鐘時。慣依病榻拋經卷，不向橫塘唱柳枝。
緘恨無因傳雁足，入門從古嫉蛾眉。浪憑青鳥通消息，兩地相思兩不知。

獨守空房感盛年，銀箏漫撫十三絃。疏花點石秋偏瘦，淡月禁風暈不圓。
往事已迷三里霧，新愁又泛五湖煙。鎖香金篋分明在，一度思量一惘然。

◆039-046〈感遇八首〉

寒風振林木，淡月昏無色。空山鳴霜鐘，夜久羣動寂。深居觀世變，浮沉莽超忽。往者不可追，來者幸勿失。嗟嗟彼貪泉，濯足亦不屑。思欲乘雲槎，河漢渺難越。涉江采蕙蘭，庶慰我飢渴。

竹實不可得，鳳凰甘忍飢。哀鴻一鑿羽，宛轉隨人飛。稻粱謀未足，飲啄豈能肥。仇家肉視汝，快意增嫩施。殺汝充庖廚，雄死遺其雌。世情多變幻，弓影尚滋疑。矧乃自投網，烹醢固其宜。贖汝愧未能，感歎增歔歔。

豔陽三月天，千門桃李花。紅塵連紫陌，複道不容車。歲晚北風厲，颯沓飛驚沙。菁華既已竭，搖落徒咨嗟。人壽非金石，安用紛與華。抱樸存吾真，思慮何由邪。

蔦蘿附喬松，托根欣所依。可憐顏如花，沒齒守空閨。鳩媒既不至，好合何由諧。皎皎明月光，中夜入羅幃。撫景長歎息，哀怨當語誰。為君彈銀箏，絃急聲正悲。驚飈振林木，絕澗愁猿啼。揮手謝玉柱，不語顰蛾眉。仰視河漢高，三星常在茲。潛身出幽戶，顧步仍遲迴。路長信難越，零涕不可揮。

白日沒寒山，空江起煙霧。同心願久違，對景增百慮。欲采合歡花，遠寄西洲路。恨無雙飛翼，河廣不可渡。盛年甘空房，中夜鳴機杼。不惜十指寒，為君織紉素。裁成鴛鴦綺，停鍼復延佇。剪刀莫輕拆，君恩儻還顧。何以慰幽思，芳心抱蘭杜。

荃蕙化為茅，幽蘭不忍生。與君初相知，白首期同盟。中道嗟棄捐，意往難復迎。涇渭一以合，焉辨濁與清。思欲長決絕，涕泗橫交并。願君如日月，明明鑒我誠。

關關黃鳥鳴，宛轉遷喬木。豈不懷好音，恩怨多反覆。羅家不汝容，彈射抑何酷。溫溫彼君子，遁跡甘幽谷。君縱不我知，孤懷矢貞白。

草燔連根芟，花落戀故枝。側見雙飛鳥，中道常參差。雄飛在他鄉，雌伏安所依。哀哀八九子，反哺何其悲。羽毛猶未滿，力弱身不肥。豈無城頭粟，風雪難窮棲。

亦有丈人屋，憐爾不能飛。對此傷我懷，不忍重陳詞。

寄興無端，味澹彌永。此漢京遺軌，非效顰齊梁、雕飾面貌者所能望其項背。（王耕心評）

◆047〈路出靖江懷亡友王竹庵〉⁸²

雲水空濛欲化煙，眼前風物似當年。黃蘆苦竹秋蕭瑟，腸斷江樓暮雨天竹庵著有《江樓暮雨詩鈔》。

◆048-049〈過王竹庵墓是夜宿宜陵二首〉

墓門鬱鬱滿楸梧，獨向秋原哭素車。蕪館空縈孤客夢，秣陵誰報故人書。
張堪妻子嗟流落，陶令田園半有無。生死論交吾負汝，不堪回首子雲居。

蒿里淒涼曲未終，數聲哀雁月明中。但將清淚酬知己，苦恨浮雲蔽太空竹庵以避仇家去官。寶劍未遑求烈士，文章從古哭西風。江樓暮雨秋蕭瑟，嗚咽寒潮日向東。

二詩氣體穩順。其音響冷然，則明七子之才調也。

◆050〈送錢仲良夢弼赴江陰張軍門幕四十韻〉

孤矢不直狼，大角動兵氣。烽煙暗西南，海隅颯凋敝。
驂騑雖顧主，伏櫪亦何濟。雕鷲得乘時，高秋豁蒙蔽。
我昔始識君，知君公輔器。居貧勵節操，讀書究根柢。
兵家五十三，卷卷藏腹笥。崇論宗濂洛，抗言排眾議。
苦設馬融帳，孰擁文侯篲。吁嗟蓬根轉，浩歎浮雲逝。
卜璞遇有時，盛衰不相棄。此行既特達，足以酬素志。
鵬看六月息，鶴聽九臯唳。經綸一朝展，聲華照四裔。
朝廷方吁⁸³食，憂國深旒綴。蒼生困未蘇，奔走無安歲。
天險限南北，長江咽喉地。戰守扼其衝，為畫經久計。

⁸² 以下三首，亦見稿本卷八，與詩 017、055 及〈摸魚子〉(024) 同書。云：「甲申秋，余過靖江，懷以詩云……。越三日，過其墓下。是夜旅宿宜陵，復賦二律云……」見頁 300-301。八卷本刪去「越三日」以下文字，故僅得 047 一首。見《詞話叢編》本，卷 6，頁 3932。

⁸³ 「吁」原作「盱」，形近之誤。《說文解字》：「盱，晚也。」盱食即晚食，指勤於政事而延誤晚餐。

頗聞居停賢，愛土恐失墜。幕府夜談兵，短燭爆遺穗。
斗帳朝草檄，秋空掃氛翳。吾聞頗牧才，謹慎乃足恃。
斯民瘡痍深，豺虎日相噬。銘武分四軍江陰新立銘武四軍，巖疆簡精銳。
安邊復何有，所貴防縱恣。得君匡其間，宛轉布嘉惠。
獻策謝縱橫，濟時待揭厲高揭而揚厲之，見朱註杜〈八哀詩〉。嗟予仍潦倒，終歲不得意。

潛虬隱深淵，鼓車駕騏驎。醬瓿覆文章，糟邱寄身世。
秋風一鑑翻，新婦車中閉。下中羨李蔡，揣摩愧蘇季。
寥廓任君翔，浮沉忽異勢。涼秋八月天，草木漸凌替。
臨岐送君行，珍重把君袂。君年逾五十，衣食困憔悴。
諒無絕裾心，別母涕橫泗。籌邊願苟償，倚閭情亦慰。
乾坤正格鬪，志士思自致杜詩：「俊傑思自致。」佇看掃鯨鯢，天長秋色霽。

體仿〈北征〉、〈詠懷〉等篇，沉轉一氣，極淋漓頓挫之致。

◆051 〈九日登焦山觀音閣〉

客裏登高誰是主，一樽聊為晚涼開。卻憐故國生華髮，又挽新愁上酒杯。
衰草都迷前度跡，西風莫上最高臺。蒜山月落秋蕭瑟，寂寞江城畫角哀。

氣體近杜。山谷有此冗傲，無此流轉。

◆052 〈曉發〉

隱隱晨鐘動，繁星尚滿天。驚回塵土夢，卻泛廣陵船。
宿火明漁浦，孤帆破曉煙。忽看雲際樹，初日嶺頭圓。

◆053 〈晚泊雲水村〉

記曾此地繫扁舟，楊柳橋南續舊遊。幸有林泉容嘯傲，何妨雲水儘勾留。
疏燈明滅沉漁浦，淡月微茫上柁樓。客裏不嫌村酒薄，近來心跡等閒鷗。

◆054 〈過伍子祠〉

斜日西陵路，臨江故址存。悲風怨種蠹，苦雨泣蘭蓀。
故沼猶前渡，荒祠尚古原。潮迴氣嗚咽，一為弔煩冤。

◆055 〈怨歌〉⁸⁴

桃李城南開欲遍，春光已老閒庭院。美人二八泣春風，獨抱芳心君不見。機中織錦雲為裳，頭上金釵雙鳳凰。畫閣熏香裊沉水，關山明月照流黃。自憐碧玉良家女，卻笑東鄰獻歌舞。寂寂朱扉晝不開，楊花滿地春無主。銀瓶汲井寒照影，素手抽鍼憐夜永。二月東風倚暮花，江樓處處吹簫冷。

◆056 〈無題〉

篋裏魚槭淚未乾，傷春情事獨憑欄。畫樓西畔東風冷，隄柳青青不忍看。

◆057 〈飛來峯〉

插天峯勢雄崔巍，問天此峯何年開。海上神山切一角，騰雲走霧飛空來。蒼松翠柏從古茂，奇花異草非人栽。小亭如笠圓，穿亭登其巔。崖崢嶸而徑絕，樹蒼鬱而陰連。元猿晝嘯，老鶴朝眠。邈茲山之峻極兮，迴秀出於青天。鼇撐豈是巨靈擘，虎踞不受秦皇鞭。東望扶桑之日出兮，來天際之真仙。驀陰晴之闔闢兮，恍氣象之萬千。俯視銀海之茫茫兮，倏山奔而水立。大江東去不還兮，駭風雲之變色。藐城廓之如豆兮，迤關河之南北。笑行人之若蟻兮，坐高峯之白石。白石何嶽崎，坐我渾忘疲。我身自是有仙骨，到此詩情如湧出。指菁密之林容，摘蕭疏之石髮。陽烏西咍余欲歸，好鳥爭鳴山花飛。冷泉亭中一小憩，還訪老僧靈隱寺。老僧垂眉默無語，湖煙蕩漾化為雨。雲中之君不知處，大叫茲峯復飛去。

以飛來起，以飛去結，首尾相應。○結處「語」、「雨」一韻，「處」、「去」一韻，勿誤作四句一韻。

◆058 〈秋夜偶成〉

流螢入羅幃，暗蟲鳴唧唧。吹燈悄無人，倚窗看明月。

上二句秋夜，下二句偶成，言盡意不盡。

◆059 〈游吳山歸〉

興來常獨往，興盡還獨歸。卻顧所游處，松柏鎖四圍。嵐氣鬱樓閣，暮色橫巖扉。

⁸⁴ 亦見稿本卷八，云：「又有〈怨歌〉一篇，亦為竹庵作也。詩云……。」見頁 301。

青莎滑我屐，好風吹我衣。心清意自悅，笑與吳山別。泠泠響梵鐘，彎彎上新月。四顧行人稀，江空飛鳥絕。

學太白得其逸，佳在起結。

◆060 〈西湖望南屏〉

日暮南屏寺裏鐘，一聲敲破白雲封。沙鷗驚起寒鴉散，深鎖煙巒幾萬重。

南屏晚景如畫，寫來含毫渺然。

◆061 〈冷泉亭〉

亭以冷泉名，泉冷亭亦冷。一酌心自清，心清即悟境。

心兮本虛有，物以蔽之則昏。「心清即悟境」五字，括得宋儒理學諸書。

◆062 〈出湧金門游湖上〉

平湖如明鏡，蕩然開心胸。好山如故人，相對愛所鍾。拜佛詣天竺，因登飛來峯。足踏雲梯上，孤高聞天風。危崖數千尺，直與天門通。雲海俯茫茫，日射波濤紅。羣峯左右列，大江奔朝東。撫松一長嘯，天籟生虛空。

通體老潔。

◆063 〈宮詞〉

君寵本如花，時開亦時落。花開因君開，花落妾命薄。

命意溫厚。

◆064 〈春怨〉

曉起怯春寒，佳人翠袖單。相思人不見，斜倚玉闌干。

不言怨而怨轉深，得唐賢「渾」字訣。

◆065-078 〈閨中秋詠〉 七律十四首

高南星曰：亦峯喜爲香奩體，余悉裁汰之，不可爲不慎矣。惟此十四首不能割愛，以其渾然不著痕迹耳。

〈秋意〉

雨歇蕉窗月轉廊，不須重倩掃晴娘。簪花鬢濕花心露，撲蝶裙黏蝶翅香。
釵墮枕棱渾欲睡，珠排衣扣漸拘香。白蘋未放蓮花老，檢衽先秋懺眾芳。

〈秋味〉

怪來蟾子曉垂絲，並蒂蓮開太液池。鴉髻罷梳成藕後，蛾眉初見采菱時。
喜嘗諫果香回齒，涼薦哀梨冷沁脾。小立畫屏人意爽，閒教鸚鵡念新詩。

〈秋涼〉

西風吹夢太闌珊，醒後衣裳轉怯單原稿作輕裳。腰減瘦隨衰柳碧，脂凝薄襯曉楓丹。
迎涼朝對珠簾悄，待月宵憐玉帔寒。為拜雙星低久訴，露侵羅襪倚闌干。

〈秋光〉

秋爽軒前草色暄，晚晴移步破苔痕。煙籠竹徑迷行屨，泥污榴裙曬粉垣。
遠水雁行低欲落，夕陽鴉背逝猶翻。愁心一種渾難遣，暝色徐徐下石根。

〈秋色〉

忍笑凝顰費較量，晚涼庭院試新粧。未嫌薄粉污蘭蕙，學染濃脂到海棠。
風月塵談傾謝女，山河鍼繡出蕭娘。玉人丰韻驚天半，惜隔蒹葭水一方。

〈秋影〉

桂露香霏蘇小家，伊人綽約隔窗紗。閒看銀漢秋波轉，自撥金鑪翠袖斜。
對鏡燕窺眉際月，臨池魚啜鬢邊花。牆陰回顧珊珊態，不是山涯是水涯。

〈秋聲〉

銀河耿耿夜光澄，倚遍闌干怯不勝。衣佩琤璫風碎竹，釵珠錯落月鉤藤。
半頰斜鬢因橫笛，一笑傾城為裂繒。拂杼調砧渾不解，玉釵敲斷剔銀燈。

〈秋陰〉

如霧如煙一抹平，悶人天氣坐愁城。青山紅樹濃陰合，畫檻雕闌暝色橫。
為捲疏簾擎腕藕，替乾殘酒動脣櫻。是誰宴集瑤臺畔，雁落平沙聽不清。

〈秋感〉

怕看秋月一鉤新，鉤起新愁鎖翠顰。鏡影釵光驚晚節，扇遮燈照憶青春。
詩羸⁸⁵畫壁旗亭客，舞學金絲帳裏人。臨水徘徊悲往事，自憐無復舊丰神。

〈秋思〉

蕭蕭楓葉落吳江，觸忤離憂未許降。天外雁來書渺渺，燈前人共影雙雙。
悶拚獨坐拈裙帶，懶卸殘粧傍倚窗。儂願將心託明月，隨風飛上木蘭艫。

〈秋怨〉

玉階梧葉作秋聲，沉聽鳴蟬夢屢驚。眉黛縱非寒亦蹙，眼波惟有月同清。
身如瘦蝶偎衰草，愁比癡蠅撲短檠。倚倦熏籠拚不寐，無多輾轉到天明。

〈秋冷〉

金甌窸窣拂羅幃，愁減裙腰尺六圍。莫道翠寒能倚竹，可知燕瘦不勝衣。
蕭條關塞王嬙去，零落琴書蔡琰歸。夜半薰香驚坐起，漫天落葉打窗飛。

〈秋夢〉

謝池西畔宋牆東，羅縠單衫著褪紅。隱几鬢雲收峽雨，枕琴肌雪映屏風。
影迷蝴蝶雙飛慣，心悟靈犀一點通。青女素娥為伴侶，霓裳親聽廣寒宮。

〈秋錢〉

秋風吹動七襄輪，蓼岸菱塘問去津。如客欲行梁上燕，疑花離影鏡中人。
啼痕紅暈芙蓉面，別恨青凋柳葉顰。多少館娃臨水錢，繡裙文襪起芳塵。

◆079 〈秋閨夜月詞〉

白露冷兮變為霜，夜正長兮夜未央。誰家少婦宿空房，攬衣不寐起徬徨。仰見明月
懸清光。懸清光，北下堂。望郎不來思斷腸。憶昔筵開春晝永，月光初上移花影。

⁸⁵ 原作羸，逕改。

向晚低垂翡翠簾，合歡共上鴛鴦枕。簾空枕冷不勝悲，知郎一去幾時歸。柳條不繫馬蹄住，暗中思郎雙淚垂。肅殺西風枯萬木，獨向空庭倚脩竹。此時秋月滿關河，郎在他鄉何處宿。寒夜無人露濕衣，坐看虛廊黃葉飛。此時征夫去塞北，兩心相照兩相思。有時弓月金池上，愁對蛾眉畫新樣。渺渺終違河畔期，盈盈空老流蘇帳。有時月夜逢三五，想象霓裳羽衣舞。人間一別難再圓，妒殺嫦娥自今古。月盈月缺傷我情，夜深無語聽殘更。秋來何處無明月，秋月何年不再明。可憐樓上吹簫侶，可憐塞外征人苦。誰能飛渡黃河邊，淒涼獨掩珠簾戶。莫言關山作壯遊，誰云離別為封侯。此夜無人憐寂寞，明年何事上高樓。怨郎愛郎懼郎變，月似妾心清共見。解衣就枕且徘徊，夢逐黃塵奔似電。帆隨波轉金鱗開，隔河恍惚見郎來。天明獨起長太息，秋風吹老楚王臺。

規仿〈明月篇〉，亦復搖之曳之。風神朗映，似惜前後多幾句。

◆080 〈儂郎曲〉

儂拜天竺山，郎遊靈隱寺。轉身儂見郎，相思心欲碎。

◆081

郎愛采蓮花，儂愛采菱塘。菱塘采無恨，蓮子怕空房。

◆082 〈旅館書懷五十韻〉

旅館燈花燼，蟲聲到枕邊。劇憐人寂寞，不盡意纏綿。舊事從頭記，芳名眾口傳。西施浣紗里，碧玉破瓜年。眉黛朝來淡，鬢雲睡覺偏。瑣窗驚婉婉，華屋儼神仙。解道金筌集，工吟柳絮篇。辨琴今蔡琰，善舞古旋娟。嚙臂盟難託，同心語未便。魚書終不達，蝶夢已雙圓。兩美居然合，單情祇自憐。縱教冰上語，何異鏡中緣。惜別歌楊柳，傷春泣杜鵑。漸迷三里霧，又泛五湖煙。暮雨迎潮長，秋花點石鮮。重岡環翠竹，淺渚落紅蓮。仙眷輪晨肇，巖居愧偃佺。淒涼三五夜，嗚咽四條絃。夢入藍橋路，神遊碧落天。亂山橫巖峩，一水泛淪漣。畫閣重回首，洪厓又拍肩。恩深情轉怨，誓約語彌堅。翠幄門前掩，紅繩足下牽。最憐宵一刻，恰值月初弦。隱隱霜鐘動，聲聲巷柝連。驚回猶繾綣，覺後尚拘攣。噩夢更番記，柔腸九曲煎。錢江初楫柁，葛嶺數歸鞭。渡欲迎桃葉，居仍卜海堧。枉思酬欸欸，猶恐意悁悁。高會留佳客，中堂敞綺筵。未遑金作屋，但借酒如泉。拂指調冰玉，低鬟整翠鈿。

哀箏秋落雁，薄鬢夜飛蟬。隔座星眸擲，拈花妙諦詮。會須彈錦瑟，誰分習枯禪。
 小別愁難破，催歸步漫延。幾回成偈仄，長此謝朱鉛。牆角曾窺宋，江干舊感甄。
 橘還愁化枳，蠅亦枉憐蚘。渺渺風煙阻，滔滔歲月遷。綺思傳彩筆，小字寄紅箋。
 北里空懷璞，西湖忽扣舷。飄零魂欲斷，河漢眼應穿。草又花朝鬪，裙仍上巳湔。
 良辰增別感，短策卜靈筭。花徑春常鎖，雲關暮已鍵。紅樓橫悄悄，碧筴肅芊芊。
 破曉衾猶擁，驚秋扇乍捐。不堪尋舊夢，岐路一潛然。

五排長篇，集中罕見。檢舊篋得之，不忍沒其美也，因續於後。（受業甥包榮翰謹註）

補遺

◆083-86〈雜感〉⁸⁶

寂寞空城鼓角鳴，敵樓西望旅魂驚。天山月落單于壘，遼海風淒滯將營。
 萬里金閨空有夢，十年荒戍未休兵。輪臺夜指妖星墮，佇俟秋高返旆旌。

櫂槍燄燄掃天河，大漠雲昏擁鸛鵝。不信前軍皆棄甲，猶能落日一揮戈。
 鉞旄未假甘延壽，薏苡終憐馬伏波。爭怪扁舟歸隱去，五湖煙水老漁蓑。

兀坐空堂日已曛，摩挲風雨拭龍文。新亭獨下千秋淚，瀚海處傳百戰勳。
 邊馬夜嘶胡地月，捷書曉望隴山雲。城頭鬻策聲淒咽，鬼哭天陰不忍聞。

十上封章願未休，書生何必不封侯。陳陶豈詔悲房琯，酒市憑誰識馬周。
 彈鋏年年成畫餅，堂空咄咄亦庸流。孤南星彩中天耀，指日關河雪涕收。

⁸⁶ 律詩四首，據稿本卷十補錄。原書詩後有云：「此余丙戌年雜感中四律也。聲調極悲壯而不免過激，發之於詩尚可，發之於詞則伉矣。故知感時傷事，非如碧山詠物諸篇不可。」見頁372-373。